東塾集

番禺陳澧撰

跋文選南宋贛州本

右文選李善注并五臣注六十卷目錄一卷無刻梓年月每卷後多題校對校勘覆校人名其結銜有左從事郎贛州觀察推官左從政郎贛州州學教授州學學諭州學齋長州學齋諭州學直學州學司書左廸功郎贛州司戶參軍左廸功郎贛州石城縣尉主管學事權司理左廸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左廸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皆宋官制又宋孝宗以上諸帝諱皆缺筆而光宗諱惇字不缺則孝宗時刻也校書諸人皆官於贛州者知爲贛州所刻其零陵主簿平樂尉二人蓋贛州人而新授官故結銜皆稱新也尤延之淳熙辛丑刻本跋云贛上

嘗刊李善注本往往裁節語句可恨此本亦顴上所刻乃兼刻五臣注而無所裁節鄱陽胡氏重刻尤氏本時未見此本儻以校其異同可補入考異者不少如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尤氏本注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汲古閣本同嘉應李繡子太史有詩云諸儒不省太常移晚出羣將孔傳疑典引尚書曰上有善曰二字乃李善注非蔡中郎注也古本之可貴先存安國學中郎注裏幾人知竟欲爲僞古文孔傳翻案此本如此此書昔爲亡友侯君模所藏極寶愛之今歸於余偶一披覽如見良友余之寶此又不徒在古本耳

跋羣經音辨

段懋堂周禮漢讀考序云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一曰讀如讀若擬其音也二曰讀爲讀曰易其字也三曰當爲

定爲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也今讀賈文元此書序云先儒稱當作當爲者皆謂字誤則所不取其讀曰讀爲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是段氏所言之例賈已言之矣惟讀如讀爲段分二例而賈不分賈氏書主於辨音非辨作注之例凡讀爲亦是聲相近之字故統云借音耳又如段氏說文注以爲家字本義乃豕之居也引申爲人之居牢牛之居也引申爲拘罪之牢周伯琦六書正譌正如此說段氏非勦襲前人之說者殆暗合耳

跋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子掊擊經傳何其勇也其於易則以爲繫辭非聖人之作又以爲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其於周禮則以爲實有可疑反秦制之不若其於中庸則以爲

其說有異於聖人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其於春秋三傳則以爲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至其通論諸經則以爲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顚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又以諸經所載鳳皇元鳥河圖洛書龜龍六鷁鸜鵒麟騶虞皆爲語怪啟秦漢以來諸儒所述之荒虛怪誕然則如歐陽子之說六經眞可焚矣

跋音論

亭林先生云自漢魏以上之書並無言韻者知此字必起於晉宋以下晉陸機文賦曰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文人言韻始見於此澧按尹文子云韻商而舍徵此韻字之見於先秦古書者亭林偶未考耳王復齋鐘鼎款識楚曾侯鐘有韻字說者以爲韵字然猶不能無疑不若尹文子之可據也

焦弱侯筆乘有古詩無叶音一條考證精確不下於陳季立焦與陳同時未知二人孰先倡此說也亭林論古詩無叶音只引陳季立之說後之言古音者但知有季立罕知弱侯者矣焦云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强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豝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韻云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附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

矣予兒明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豝為一韻蓬與豵為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吁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兎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郎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武功縣志跋

此書在方志中最為有名與韓邦靖朝邑縣志並稱今觀其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選舉六篇皆極謹嚴惟人物一志尚有可議列傳首以富辰最為附會蓋以富嘉謨武功人見唐書本傳遂以富辰為其遠祖遙遙華胄亦太無稽矣蘇氏三十餘人并據唐書宰相世系表然當以蘇則為首以三國志則傳云武功人有明文也蘇建杜陵人蘇竟平陵人班書范書本傳可據雖杜陵平陵並與武功近然截然分三縣不可混也又云或稱建為

杜陵人則以班書本傳不可沒而費此周旋矣又蘇氏無傳者既據宰相世系表附列十九人然世系表武功劉氏六人此志惟文靜有傳餘五人不附於後何也姜嫄太姜以史例當爲后妃傳居列傳之首或用華嶠范蔚宗例爲皇后紀范書此紀爲劉子元所譏然實本於華嶠而入之列女非例也地志家多以此志爲宗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顧亭林手鈔曲江集湛甘泉邱瓊山兩序跋

鄭小谷比部所藏曲江集前有亭林先生手鈔湛甘泉邱瓊山兩序湛序前闕六行蓋所據之本亦殘闕故仍之也比部以曲江集易得而亭林手書難得故移出之裝爲冊子以示同人澧讀亭林集有鈔書自序述其祖訓曰著書不如鈔書又自言客遊四方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或手鈔或募人鈔之然則鈔書

乃顧氏家學亭林所恪守者觀此二序楷法精謹則凡所鈔書皆可想見矣抑鈔書之說有二有鈔而讀之有讀而鈔之鈔而讀之者鈔書自序之說是也讀而鈔之者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皆其讀書時鈔錄羣書而成一家之書其學之博洽乃或爲古人之書所不及此則鈔書著書合而爲一蓋鈔書之極功矣比部謂澧宗仰亭林宜有所論澧愚陋徒有宗仰之心耳所論則未必當也倘望有以敎之

湛甘泉序云吾所學則白沙先生白沙之學聖人之心學也顏孟周孔文武商湯堯舜之正傳也以文獻公之才其可以與於此矣乎其王道之學存於文集者未少槩見焉何也澧讀此竊有所不解夫旣不滿於文獻文集若此則何必刻之而序之哉日知錄云近世喜言心學陷於禪學而不自知然則甘泉之序

亭林必不以爲然特以此集既有此序則鈔之而已矣凡學術不同者往往相惡亭林不喜心學而猶鈔甘泉此序又足見其無門戶之見爲不可及也

跋望溪集

方望溪讀齊風云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案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何嘗有淫奔之說不知所徵者安在望溪之說經類如此近之講經學者多詆望溪固望溪有以致之也

謝里甫師畫跋

吾師謝里甫先生畫一軸先生第三子介亭所贈也介亭以先生詩稿屬澧編定以此畫酬之編定而不刻板者先生遺命也

先生意趣高邁學神仙不留意世間事其詩超逸無俗韻然隨意爲之故不欲傳於世其書畫則高矣而畫尤高在黎二樵之上澧從學時先生掌教羊城書院劉樸石編修彬華掌教越華書院時廣州省城翰林惟兩先生士民尊敬之劉編修選粵東近人詩爲嶺南羣雅集行於世編修留館後歸里不復出先生則點庶吉士未散館卽歸里當是時廣州富盛若兩先生欲入都告大吏及鄉人資助甚易而兩先生不爲也每課期皆坐講堂爲諸弟子講解諸弟子環立而聽之先生歿於羊城書院遺命子孫告親友來奠醊者惠素食四簋多則不受輓辭書紙絹者受之時俗以輓辭四字翦綵緇帖於外洋泥絨爲幛者於書院大門外焚之嗚呼此眞可謂掌教也矣

重刻琅邪臺秦篆拓本跋

天下石刻最古而無疑議者惟琅邪臺秦篆詔書獨完存於世拓本難得翁覃溪集中有此碑跋尾云壬子夏按試青州訪諸學官弟子有段生松岑諾爲拓之時以夏秋海水盛長不可往阮文達公集中有此碑拓本跋云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東南西三面環海臺上有海神祠秦碑在焉拓時須天氣淸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觀此可知拓本之所以難得矣宋熙甯九年東坡守高密摹刻於超然臺高密距琅邪僅百餘里尙摹而刻之蓋亦以椎拓之難故也今去東坡八百餘年嶺南又遠隔數千里學篆者欲求拓本一紙而不易覯也余昔時得一紙凡十二行鉤摹者屢矣後借得友人二本亦十二行蓋皆孫淵如所拓與余所藏本互相比較審諦摹成定本適得百年前斷碑無字者其石堅厚無匹乃刻而置之學海堂近日

廣州人士多學篆書者可以得秦篆之法矣余旣題記刻秦篆下復詳述於新拓本後

再跋瑯邪臺秦篆新刻本

此余女嫻所摹也始余欲重刻此碑手自鉤摹屢矣而皆不似以爲老眼昏眩也後返省城屢使刻工鉤摹尤不似最後使嫻摹之嫻以墨點積成之與舊拓無異見者不知爲摹本也今刻本不能無失蓋得十之六七耳嫻甚聰明余最愛之今夭死矣余每見新拓本輒悲不忍視雪涕書此後之摹刻古碑者宜用此法也

跋繹帖李斯書

此小字篆書五行乃泰山碑縮本也近者漢陽葉氏刻劉跋泰山秦篆譜翁覃溪跋云此譜惟賴廬山陳氏甲秀堂帖所摹得

傳於世甲秀帖跋語又已泐損無有知爲劉譜者余得葉氏本以絳帖校之不但字體大小疏密皆同并每段外圈亦復同式絳帖爲淳化五年所刻遠在劉跋之前如甲秀帖所刻爲劉譜豈絳帖所刻亦爲劉譜乎蓋甲秀帖出於絳帖耳覃溪之言非也

遂啟諆鼎銘跋

銘云搏伐玁狁于洛之陽案水北爲陽洛水之北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也搏伐玁狁之文與詩六月篇同搏疑卽薄字此當與尹吉甫伐玁狁同一事此銘云十有二年竹書紀年尹吉甫伐玁狁則在宣王五年竹書紀年非古本不足據詩云至于大原毛鄭不詳其地後儒之說亦未確以此銘證之蓋卽洛之陽矣何以明之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禹貢僞孔傳同又引尚書大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按尚

書禹貢之太原春秋之大原公羊穀梁春秋作大原左氏春秋作大鹵而傳則曰大原皆今山西太原府地其地南則汾水南流北則桑乾北流東則滹沱東流西則六澗河嵐漪河蔚汾河皆西流水勢分流是其地勢甚高故謂之大原也此銘之洛陽爲今陝西靖邊保安二縣地南則洛水南流北則通哈拉克河北流東則青澗河濯筋河東流西則惠安堡河西流其水勢分流地勢之高與山西太原同故亦謂之大原也詩於玁狁來侵云至于涇陽鄭箋云涇水之北爲今陝西涇陽淳化三水諸縣地周師伐之玁狁敗歸於是追數百里至靖邊保安二縣地乃還其地爲今陝西北界蓋卽周時邊徼玁狁由此北入河套則出徼外矣故毛傳云逐出之也得此銘與詩合而觀之玁狁南侵則至涇陽周師北伐則至洛陽當時用兵之地歷歷可指矣葉東卿封翁得此鼎自京師

寄示拓本時道光丁未二月夷寇欲入廣州省城不果乃還諸此銘但有感歎爰跋其尾

跋敦煌長史武斑碑

此碑末一行防東長齊國臨菑之下缺一字又下有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魯十一字（齊字紀伯允書此碑十六字今皆缺此據隸釋）觀前數行所刻諸人皆書官書郡縣書姓名書字則防東長齊國臨菑之下缺字乃其人之姓也其名則紀而字伯允也書碑者則嚴祺字伯魯也翁覃溪兩漢金石記以爲書者紀伯允而非嚴祺反謂集古錄言嚴祺書爲誤非也漢碑有書碑人姓名者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云書此盛巨巴郡太守樊敏碑云石工劉盛息懆書（此據隸釋）與此而三此碑嚴祺既不書爵里且不與前數行諸人同列盛巨亦無爵里懆乃石工之子蓋以書碑固士大夫之事

其人非士大夫乃著之歟

跋劉韜墓志

武虛谷以此爲壙中之石是也石長一尺八寸廣七寸有奇其短小如是若立於墓上猶弗立耳其形剡上如圭必直立壙中澧葬先君志石倣此而平置之後乃覺其非耳漢有墓碑無墓志墓志始見此後世墓志爲二方石一刻文一爲蓋合而束之然其人無事蹟者無可志有事蹟者製文書丹刻字爲時甚久卜葬有日爲之或不及且志石方一二尺許大書深刻僅可數百字凡昔人文集墓志千餘言者皆未必刻石納於壙中葬者藏也欲其不見也以其人之德行功業文章志之銘之納於壙中豈欲後世發邱者讀之歟蓋慮年久世變不知其墓子孫掘地而求得之爾故其埋宜淺而文不必多但記姓名官職如劉

銘墓志足矣其有德行功業文章宜立碑碣而文之而刻之以示世人故有請余為墓志者余皆為碑碣不為志也

端州石室記跋

翁覃溪粵東金石略於此記字稍漫漶者未及審釋金石萃編廣東通志所釋與翁釋略同今審視拓本廣孝聞三字下觀國二字上是家益忠三字廣孝聞家益忠觀國二句對偶則其上守恭二字乃旱公之名也旱姓未聞疑是罕字之變體耳又如冥搜海下是域字靈表下是旁開二字逍遙上是謂字能吏上是故字又上闕一字又上是於字避暑上是直字覃溪皆未釋又蕭蕭上一字左旁風右旁不可辨覃溪釋作風字命友下是係縱二字覃溪釋作生挾二字記後題名胸定下是治字覃溪釋作觀字皆誤

惠山聽松二字跋

惠山石牀聽松二篆其右有行楷題記十行自左而右其文云

松石相望於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待政和甲午睢陽張回仲闕一字始移而置之可以盤礴可以偃仰遂為茲山登臨勝處至者當自得之惟勿遷勿伐俾勿壞同來者六人闕二字李永久中廣陵俞光祖慶闕一字汝南何安中得之闕一字中持之寺僧奉（此下一字不可辨）丙午（此下似無字）余過惠山拓而讀之乃知世傳二篆為李陽冰書者非也張回移石就松則聽松二字必移石時所書與題記當出一手但不知題名六人中何人筆耳二篆及題記在石牀之頂其廣僅尺許故書篆於左方餘為題記地而題記因之左行如陽冰先有此篆題記中何以無一語及之且陽冰作篆何為偏左豈逆知後人當有題記耶云陽冰書者乃方志無稽之言而王虛舟竹雲題跋乃云非陽冰不能作翁覃溪且以為世間所傳陽冰書第一（余昔得覃溪藏本覃溪為釋文及詩跋書）

於上方其跋皆爲方志所誤耳二篆頗圓勁宋人之筆自爲可中有此語

傳不必記陽冰爲重也今石牀上有亭亭壁刻道光乙未署無錫縣事曾承顯所爲記云從佛殿堺東見横石傾欹聽松二字宛然爰舁出築亭覆其上蓋昔時此石傾欹難拓故舊拓題記多模糊不全昔人不知張回移石事乃多附會耳竹雲題跋云可復識覃溪藏本頗佳然始移而置之五字亦難辨覃溪釋文闕此五字故亦不知移石事也楷跋磨蝕不

與周孟貽書

前者在學海堂足下問讀書法欲以僕爲師僕辭不敢當因勸足下專治一經足下頗疑之僕歸而思之此非所以告足下也足下才高志博專經非性所近也今別有以告足下凡爲學者當於古人中擇師僕爲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曰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元此昌黎讀書法也上規尙書春秋左氏易詩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此昌黎作文法也篇末言孟子荀卿此昌黎之學之大旨也其吟六藝若何則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也其披百家若何則識古書之正僞眞雖正而不至者知其有醇乎醇者有大醇而小疵者也其提要鉤元若何則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而著於篇也其作爲文章也有渾渾無涯者有佶屈者有謹嚴者有浮夸者奇者葩者似莊者似騷者似太史公似子雲相如者雖其陶冶鎔裁合爲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至其學旣成而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遂駕乎荀揚之上矣昌黎一生讀書爲文求聖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燦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眞高矣志眞博矣足下性所近矣僕勸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讀之又取尙書春秋左氏易

詩莊騷太史子雲相如十書熟讀之然後披覽百家提要鉤元一一如昌黎之所爲而尤以孟荀爲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學一一奉以爲法積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雖與李習之皇甫持正如驂之靳不難也僕嘗歎天下之言文者誰不稱昌黎雖三尺童子誰不讀進學解而五六百年來文士學昌黎登其堂而嚌其胾者幾人哉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故也何也吟六藝披百家者有人而爲說經考據之學觀聖人之道自孟子始者亦有人而爲道學是二者多薄文章而不爲其爲文章者既不專學昌黎學昌黎者則又多以摹仿爲事夫學昌黎者其聰明才力萬萬不及昌黎不待言也昌黎猶吟六藝披百家上規諸經下逮子雲而學昌黎者以其有限之聰明才力欲摹仿而得之眞所謂航斷港絕

瀆以望至於海也且昌黎吟六藝披百家而我不吟不披昌黎上規下逮而我不規不逮是直與昌黎相反矣而自云學昌黎夫誰欺耶　本朝古文已不及古人廣東尤自古無其人有志之士正當奮然而起僕老矣雖知之而不能學矣幸遇足下勤勤下問於僕安得不以此學勸足下足下欲以僕爲師此正柳子厚之譏昌黎者且僕何足師謹述昌黎之學請足下師之其眞可謂得師矣乎

與人論祝壽書

澧昨與閣下論祝壽之禮其時座中有客未得暢所云也今請言之朱子跋蔡端明獻壽儀云蔡忠惠公此帖今始得見於其來孫詛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爲孝捧玩嗚咽不能仰視遂請摹而刻之以視

世之爲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澧亦少孤每讀朱子語同此嗚咽每爲人說有老親者不可不行此禮此朱子之教也今日不行將來徒有嗚咽而已矣可不念哉夫禮者本乎人情者也論語以父母之年爲喜此人子之至情也爲之酒食以燕樂之所以飾喜也豳風當周之初已有春酒介壽之文豳風即禮也不必見於三禮而後爲禮也昨所論亭林辭祝書此亭林亡國之恨其爲吳同初行狀云五月之朔歸生吳生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飲至半夜然則亭林固不以祝壽爲非禮也若唐文皇引生我劬勞之詩則禮又有說自唐以來以生日祝壽澧嘗推其故當由爾時人之紀年以生日爲增一歲故於是日行此禮今人既不以生日增一歲則此禮不必於生日行之今京官多擇日爲親壽者不知起自何時近者平定張穆爲亭林

年譜考亭林之母六月二十六日生日而稱觴乃在五月朔蓋即生日不受賀之義然則亭林固已擇日爲母壽矣惜蔡忠惠帖不傳如依亭林擇日之禮行忠惠獻壽之儀眞儒門事親法矣如非有故不必禁止至於世俗冠昏喪祭事事靡侈不獨祝壽爲然在乎節之使不失儒者行禮之道而已長者以爲何如

上巡撫郭公書

昔郭隗說燕昭王曰古有以千金使人求千里馬者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報曰死馬且買之況生馬乎馬今至矣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禮謂此於求馬之術則善矣雖然是術也非誠也是誘至生馬也非痛惜死馬也使彼見千里馬死誠痛之惜之而買以五百金則千里馬之至者將倍矣道生齊嬰今之千里馬也道生死澧告於執事執事瞿然驚慨然歎聞其家

貧厚賻之且告藩司府縣皆賻之趙生妻子伏地搏顙號呼大恩凡在士林聞之無不感且頌者執事之於趙生非平日有下交之素也閔其死而驚且歎是痛惜死者也非誘致生者也是誠也非術也且執事之恩又豈私恩哉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趙生之妻子孤寡窮民也執事加之以恩是仁政也澧賦性狷狹凡事涉貨財者雖於等夷未嘗有所言而況言於大官哉獨於趙生之死乃趨告執事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澧則安能誠以趙生者非凡民伍也詩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則執事之謂也趙生死矣當感泣於九泉之下其子甫五歲不能詣轅門叩頭以謝而此事由澧謁告故敢上書於執事以謝以頌

復鄭小谷書

前月接手書得悉近況身其康彊納婦吉子克家良可喜慰澧承之地圖之役歲杪當可葳事尚有修縣志之役以衰暮之光陰為此等事分著書之精力徒以薪水故耳郭撫軍以賤名及鄒特夫秀才列於薦章而不以告所幸疏入不報否則被　召固憚遠役而　中飭亦覺赧顏也郭公所請授者國子先生也劉學使聞之來問入都否澧對以一縣兩教官尚不能獨與諸生講習況國子先生如此之多豈得開口說經史事耶學使深以為然來示言取所著書而排比之輒又疑沮因恨不能購盡天下說經之書此則時與地所限無可如何近日江南舊家遺籍散出者甚多丁雨生都轉自兩淮回粵以所得書目見示令人豔羨澧考聲律購求陳暘樂書不得而丁君有之許以見贈既欣喜而又慨歎我與書之不易相值又歎書卽與我相值我

又老矣不能多讀矣向來有好談論之病然對俗人淺人不可談對迂人不可談對少年人不可談對生客貴客尤不可談近來甚少可談之處思故友於九京望先生於千里何處寫我心哉

復王倬甫書

正月十三日得來示自稱私淑弟子惶恐不敢當又承過獎益增愧悚足下侍奉壽母捍禦寇盜里第平安爲慰廣東羣盜蠭起省城戒嚴逾年未解時事可憂然憂之如何閉門讀書而已此澧之近狀也讀來示知於說文著成箋疏會通於周禮考定朝儀溝洫此外讀辨先儒著書滿家恨不得盡讀然必皆不朽之業可想而知矣見寄各條英思妙解欽服之至其一條云說文有說轉誼不及本誼者尤先得我心請以愚見與足下相發

明可乎說文者據形以說誼者也一字有數誼古人取易見之誼以制字形許君即據字形以說字誼此有兩例其一先說本誼而後說字形如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是也其一則但說字形之誼而不及本誼如足下所論尊字許云𨡙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是也夫酒器所以名爲尊者以卑者奉酒於所尊故也是尊卑之意在前乃尊字之本誼然尊卑之意難於制字而酒尊可以兩手奉酋會意故其字从酋从廾而許君即解爲酒器不必說尊卑之誼矣請以一字證之許云主鐙中火主也从𡈼象形从丶夫鐙主所以名爲主者以其在鐙中爲鐙之主故也是主賓之意在前乃主字之本誼然主賓之意難於制字而鐙主可以𡈼丶象形故其字从𡈼从丶而許君即解爲火主不必及主賓之誼矣今人每以說文所說

為本誼其餘皆謂之引伸誼得足下之說可以明之矣其餘諸條有澧向來未考及者亦有未敢苟同者足下學問淹通見解穎銳而又不恥下問其識度閎深求之古人中尙不多得況今人乎將來禮堂寫定爲一代大師當與君家西莊光祿後先一轍若澧者年近五十學不加長爲之悒悒近刻所著地理志水道圖說因省城戒嚴久未刻成又有漢儒通義一書采兩漢經師義理之說分類排纂欲與漢學宋學兩家共讀之尙有未成之書二種一則以荀子云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　本朝儒學奧博而無以淺持博之書初學之士難得其門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禮樂書數天文地理之類以其淺者粗關門徑啟導初學一則讀鄭君之書舉其宏旨如詩箋有宗主亦有不同故異於許氏異義之學亦異於何氏墨守之學又如詩譜序云解

一卷而衆篇明則知當時譏其繁者非也六藝論云孝經爲道之根源則知後世譏其支離者尤非也此二書成竊冀學術不至乖絕來示云請觀一家之絕業此語不敢當以蒙過愛輒佈愚心聊代面談道遠不獲就正伏維爲道珍重不宣

附王倬甫來書

私淑弟子王宗涑再頓首謹狀蘭甫先生我師大人高坐下竊惟純儒不世識面爲榮獨學無師沃心是望雖合離數定地猶域以婁江而粤往情殷書可通乎粤嶠眢扗王歲薄游上京逢子白於都門識芝原於邸舍潤臣葉子蘂溪林翁晨夕過從往來莫逆因得飫聞先生行誼篤嗜經術湛突不勝神移非徒意遠己也旣而獲東塾之類稿閒北囪以盥薇目遇豹斑心儀驪頷益復悵悵若失芒芒無知誠以未嘗侍奉

敘言不見倍增悵緒爾時猶竊幸計偕伊邇戾止非遥拜仇
季智於大學舍中氏頭有日謁鄭康成於本初坐上翹足可
朋孰謂乍營蓮幕之巢橈停丹旐旋返梓鄉之櫂烽照白門
故土差安披萊衣以習習昊天不弔痛椿蔭之遽凋加之境
外狐鳴城中蟻聚處並同乎堂雀殃幾及於池魚不其殆哉
此一時也无何而官兵環集白屋同仇先皂𦍒存青箱無恙
驚魂迷夢留寢苫枕艸之身楞腹從戎逐制梃解干之隊是
故宗涑於先生徒積數年之企慕未能一爲其懷恩詹詹長
路五千慈幃八二欲杜門戢毋而段田尠畝種之能欲踰嶺
尋師而磨鏡乏資生之策矧且欃槍芒作豺虎橫行橐筆途
窮弟兄同命時典鷫鸘之服兼售飽蠹之書偶交迫于飢寒
遂頓荒其學業然而蕉心半稾猶思呻畢以無忘蒿目全枯

尙冀受裁乎有道熊書九千字編成箋疏會通周禮三百官帥剬朝儀溝洫稽遺經之奧旨挪解頻標擷先正之精英徵瑕屢摘恩鄰穿鑿孰愈膏肓茲則龍覼可伸鴻鱗堪埒全書難致別紙易疏誼碎文孺條分縷析沾沾自喜樗散曷施巧匠之雕娓娓不休莛㨰思發洪鐘之響儻使人圖會遇天旵因緣葵向日而心傾萍隨波兮迹合或先生北上逆旅仍停服愼之車或賤士南游擔簦遠訪高陽之里允當班荆履道攝齋升堂共溯三古之微言請覩一家之絶學春風拂坐定挪東吳王子之見眢皦日矢盟終依南海陳君之壇席

與楊浦香書

兩年以來書問久疏然南北相隔雖遠精神固息息相通也

聖主登極

兩宮垂簾天下雖亂而　朝廷清明大兄必有切至之言封章人告弟遠在海濱恨不得聞其一二耳弟近年以幽憂之疾右手風痺已久去冬稍減而轉入左手加以精神銷亡讀書都不記憶自分無用於世但存視息幸矣以此嚴定課程併力撰述十年來著一子書通論古今儒學得失關乎世事盛衰此生平志業所在但身世如此成與不成正不可知前年伏聞先帝駕幸熱河竊取陸宣公翰苑集讀之爲之下拜去年伏聞兩宮聽政竊取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讀之又爲之下拜此兩集者實今日之龜鑑草莽腐儒但能讀之而已吾兄雖未居陸公司馬公之位然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御史能言之盍取兩集中議論切於今日者條陳入告天下幸甚想不以爲習見之書而笑弟之淺陋也

與黃理庭書

辱寄新詩辭深意美吟誦反覆爲之慨然亦欲以詩奉酬以久不作詩强而爲之不能達意不如質言之也來詩云生才有用原天意又云君如不出虛人望此二語澧不敢當且澧亦非不欲出者澧於癸巳歲會試入都人謂宜得一甲翰林澧則願得縣令或有益於一方及屢試不中大挑又不得縣令而得敎官然亦未嘗不樂以爲不能治民猶可以敎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士習而起者及選授河源訓導則盜賊遍地不可一朝居而當事者不問遂告病而歸未幾而河源令遂爲賊捉去矣是年復北上會試以

皇上初政欲得一第或可以自効澧眞非不欲出者而又不中至是而始有不出之意也近年揀選知縣至澧所中壬辰科然

盜賊半天下又加以夷寇若當此時而出則宜有戡亂之才且有其才尤當有其權澧無才縣令官又卑無權聽人驅策而又不知驅策者爲何如人也若陶淵明所謂弦歌爲三徑貧此爲貧而仕亦猶行古之道然而干戈之地多弦歌之地少謂之何哉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旣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於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爲空論至於學術衰壞關係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於書名曰學思錄來詩所云澧誠不敢當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但有棲託之地陋室可居脫粟可食著成此書生平志業亦粗畢矣此意自非二三知己不欲宣以告人以先生廿載舊交遂因來詩之語傾倒罄盡以代酬答之章復有近刻拙撰漢儒通義一書値夷亂尙未

校定今先以呈教其有疏舛尤望指示爲幸

復戴子高書

得手示奬譽之過稱謂之謙不勝惶恐閣下之學通毛詩尚書公羊春秋卓然爲當代經師曷勝敬仰承賜所著論語疏高古博奧如先秦西漢人之筆弟暮年獲此奇書得知海內有此奇士曷勝慰抃來示論宋明諸儒雜於釋老欲輯其粹言爲一書此尤卓識然有甚難者不盡讀二氏書則諸儒之説雜於二氏者不能辨別盡讀之則太費日力不如還讀我書矣澧又有鄙見以爲自唐以後不獨儒者混於佛佛者亦混於儒蓋學術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東漢時佛法入中國至唐五百餘年其勢不得不變且唐以前多胡僧唐以後則皆華僧當其未出家時固嘗讀儒書矣卽不識字不讀書而所見所聞皆中國之俗儒者

之敎後雖學佛不能盡棄弟未窺釋藏然大鑒禪師粤人也弟嘗覽其壇經有偈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此與儒者之言無異殊不似佛偈其餘所說佛理亦有同於儒理者且大鑒自言不識字弟亦不信也壇經云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若不識字何能廣學耶此二語轉可爲道學末派箴砭耳大約自唐以後儒者自疑其學之粗淺而騖於精微佛者自知其學之偏駁而依於純正譬之西方之人向東行東方之人向西行勢必相遇於塗故唐以後儒佛之說有混然而不可分別者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以此故也此愚見閣下以爲然否弟所著書已刻者只水道聲律切韻及漢儒通義四種此外有朱

子語類日鈔一帙亦頗有合於閣下粹言之旨惜未得見顧千里晦翁苦口之書耳閣下在江南必嘗見之近著讀書記多發明孟子因而考楊墨如何欲知楊氏之學故考索於老子列子黃溍翁云列子有禪學蓋中國之佛乃列禦寇僧惠能也列子盧重元注全說佛教然未知其根源列子言古今無窮上下四方無窮天地只一小物然則一身如微塵百年如一瞬其空之易易矣因來示論及二氏故就鄙見說之以就正焉

復劉叔倪書

昨得手示藉悉起居安勝承詢賤體近日氣虛欬嗽此乃衰老非病也深蒙關注感謝之至來示云汪君仲伊張君歗山皆傾倒於拙著聲律通考何期並世得遇賞音弟先世本金陵人惟以衰老不能回鄉與閣下及諸儒相見以此爲憾耳近來於聲

律復有撰述茲錄一篇呈教並乞轉呈汪張二先生然須正其疏謬乃使弟受益也拙著東塾類稿近年不復刷印者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此書自經學外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至宋以後有宋元明學案之書則皆略之惟詳於朱子之學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其人之晦者則表章之如宋之王萬明之唐伯元文之晦者則采錄之如宋文鑑所選林希書鄭康成傳廣東通志所錄林承芳重刻十三經注疏序是也承命將說論語穀梁者鈔寄茲呈一帙敬求教正來示云穀梁之說友人索之者衆知江南多治此經者弟少時稍涉此經其後輟業矣尊著論語疏

明歲刻竣乞示讀承索爲序此過愛之盛意所不敢辭惟著書必須自序乃能深透他人不能及也如韓文公補苴罅漏六句其後李南紀亦不能道但能云詭然而蛟龍翔云云耳來示云刻諸史至南北朝而止接刻通典不審唐以後諸史不刻歟通典粵東已刻畢今接刻續通典皇朝通典明春亦可畢近日刻通志堂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書不能精工然弟亦不願其精工但願其速成年老急欲觀厥成且宋板書今人寶貴者亦不盡精工也陳君卓人弟舊交也其書已付梓甚慰栩甯叔汪棣村兩先生安健尤欣慰也

與陳懿叔書

來示云聞之蘭汀言澧不學爲詩乃爲講漢學者所誤此澧前

日告蘭汀者澧十五六歲時篤好爲詩立志欲爲詩人稍長知有經史之學雖好之不如好詩也張南山先生見澧詩大賞之時教以詩法及赴會試與同年梁玉臣同舟爲詩唱和玉臣專毛詩之學雖與澧唱和心弗善也而澧刻意爲之玉臣曰君自視其詩去古人幾何澧始愧汗自失會試不中留京師猶時時爲之與同年翁藥房唱和先師程春海侍郎爲澧言近人詩多困臥紙上澧呈所爲詩侍郎大喜曰此能於紙上躍起者是時年二十六矣嗜好乃益多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塡詞篆隸眞行書無不好也無不爲也楊浦香謂澧曰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君之謂也澧亦自念人之一生歲月幾何精神幾何才智幾何如我所好一一爲之雖壽如彭祖不能畢其事乃稍稍減損有索詩者則爲詩不摹仿古

人詩矣有索書者則書字不臨寫古人書矣以爲不得已應酬而已自爾以來二十餘年不惟不學詩不學書乃并小學音韻之屬亦皆輟業近年惟讀經史日有課程如學童初入塾者安得有餘力以學詩哉近日倪雲衢甚愛拙詩見輒鈔錄澧謂雲衢君鈔我詩他日愼勿刻板雲衢問其故澧告之曰詩者我所篤好若我有詩集當卓然成一家乃快心爾若如近日應酬詩而刻爲一集適逞我心耳因來示所言而自述其意如此

與潘騁之書

昨談焦氏孟子正義汝淮泗入江之說澧以爲未然也古汝水在今阜陽縣入淮古泗水在今清河縣入淮詳見澧所著漢志水道圖說焦氏於阜陽之東清河之西求入淮入江兩水發源相近者而強通之然卽能通之亦但能使汝淮入江耳泗之入淮在其下流

仍不能入江也淸河以東江淮相通者惟有邗溝欲證孟子舍邗溝無可證也夫差上距大禹千餘年安知邗溝非禹蹟後世湮塞而夫差復通之乎否則謂孟子爲誤亦自無害鄭君注周禮職方一則曰非也再則曰誤也況孟子之書本非說經此一節又不主於記地理亦非職方之比何妨以爲誤耶鄭君注職方又有云未聞者然則說孟子者不敢以爲誤亦可云未聞不必曲爲之說如焦氏正義云云也

復張雁臯書

得六月望日手書知有令兄之喪及避寇情形一一如繪兄弟無故人生難得之樂閣下老而遭此猶遠勝於澧年甫十五而遭此也賊氛所及家産蕭條亦是同病惟敝廬書籍幸得保全爲較勝耳大著諸書雖未闚其梗概然通人之筆自必有卓越

之處一旦散失深爲可惜見示關廟碑文自是傑作其云偉績湮沒尤見讀史有識澧前時嘗與鄭君小谷論三國志所以簡者以蜀之紀載本少故也觀其盡載楊戲季漢輔臣贊可知其無可搜羅矣蜀志旣簡故魏志吳志亦遂不能不簡以就之觀裴注於蜀則略而魏吳則詳則知承祚於魏吳多所芟削也小谷聞此甚以爲然此或可與閣下之說相證明也

復黃芑香書

前在南園足下問作文法今得來書問之益切至夫作文之法前人言之者多矣僕不必贅言惟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卽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後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於紙上則爲文無意則無言更

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爲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後此一意可明也非但達意當如此即援引古書亦當如此凡引古書二條即當知何者當先引何者當後引若倒置之則謬矣引至三四條以上尤當知何者當先引何者當次二何者當次三次四若襍亂之則更謬矣此所謂有倫也且作文必先讀文凡讀古人文每篇必求其主意而標識之尋其倫次而分畫之明乎古人之文有倫有脊而後我之作文能有倫有脊也雖然倫猶易爲也脊不易爲也必有學有識而後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僕之說雖淺然本之於經或當不謬至於前人論文之語甚多

稍暇當擇錄以便觀覽

復曹葛民書

近得手書論禮所著聲律通考云於此道從未究心因復下問若在他人禮不敢覼縷足下知我者請暢言之禮爲此書所以復古也復古者迂儒之常談禮豈可效之哉良以樂不可不復古故也卽世運已降習俗沈錮已深勢不能以復古而吾之說終不可不伸於天下蓋伊古以來禮樂並重古禮傳至今日有失者有未失者以今人冠昏喪祭考之儀禮可見也樂則不然

太常樂部所掌奏之

朝廷奏之

郊廟草茅下士不得而聞尤不得而議外省學宮之樂則琴瑟弗鼓鐘磬弗考平時所聞者鼓吹也戲劇也小曲也其號爲雅

音者琴師之琴也此則今所謂樂也何爲宮商而不知也何爲律呂而更不知也嗚呼樂者六藝之一儒者之學而可輕褻論亡一至於此哉　本朝古學最盛講考據者數十百家古禮已不行而必考三禮古篆已不用而必考六書而考古樂者絕少近數十年惟淩次仲奮然欲通此學自謂以今樂通古樂澧求其書讀之信多善者然以爲今之字譜卽宋之字譜宋之字譜出於隋鄭譯所演龜茲琵琶如其言則由今樂而上溯之通於西域之樂耳何由而通中國之古樂也又況今之字譜非宋之字譜宋之字譜又非出於鄭譯古籍具存明明不可以假借者乎澧因淩氏書考之經疏史志子書几言聲律者排比句稽以成此編金君芑堂爲定其名曰通考竊以爲通之名未易當也然著書之意固如是也古十二宮之有轉調三分損益之爲大

略之法六十調之不可施用昔人巳言之灃但因而發明之非所謂通也灃所通者將使學者由今之字譜而識七聲之名又由七聲有相隔有相連而識十二律之位識十二律而古之十二宮八十四調可識也又由十二律四清聲而識宋人十六字譜識十六字譜而唐宋俗樂二十八調可識也然此猶紙上之空言也無其器何以定其聲無其度何以製其器屬有天幸宋書晉書皆載荀勖笛而阮文達公摹刻鐘鼎款識有荀勖尺二者不期而並存於世此其事殆非偶然者考古樂至此如一髮之引千鈞將絕未絕危矣哉夫然後考之史籍隋以前歷代律尺皆以荀勖尺爲比金元明承用宋樂宋樂修改王朴樂而王朴律尺又以荀勖尺爲比有荀勖尺而自漢至明樂聲高下皆可識也然而荀勖尺易製也荀勖笛難知也宋書晉書所載荀

勖笛制文義深晦自來讀者不能解禮窮日夜之力苦思冥悟而後解之而後倣製之於是世間乃有古樂器又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有唐開元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以今之字譜譯之於是世間乃有古樂章卽謂十二詩譜不出於開元而爲宋人所依託然自宋至今亦不可謂不古較之毛大可所稱明代之唐譜不可同年而語矣徧考古書所載樂器從未有細及分釐如荀勖笛制者徧考古書所載樂章從未有兼注音律如十二詩譜者古莫古於此詳亦莫詳於此授之工人截竹可造付之伶人按譜可歌而古樂復出於今之世矣然而非僕之力也賴有晉宋隋三史賴有朱子及阮文達公耳否則禮何自而得之此外則姜堯章七弦琴圖說凌氏書已爲之表禮以其列十二調而統於五調考之魏書陳仲儒之言琴有五調調聲之法而知

姜氏之說所自出於是絲竹皆有古法至於金石則非寒士之所能爲矣澧所謂復古者如是止矣若夫琵琶爲燕樂諸器之首段安節琵琶錄云宮逐羽音商角同用遙遙千載傳此兩言殊不可解乃一日者觀樂工彈琵琶而問其法始悟唐人舊法至今猶存此亦一奇也然琵琶非雅樂也所謂復古者不以此爲重也昔姜堯章以所作大樂議獻於宋朝澧所考得者唐之歌晉之笛魏之琴千餘年僅存之古樂不知比姜堯章爲何如若承平之日誠當獻之

朝廷不敢自祕徒以病廢之身當兵戈之際講明禮樂迂儒事耳古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今則無名山可藏雖有門人數輩皆爲經生不解音樂欲傳其人而不知誰屬也象州鄭小谷見此書歎曰有用之書也又曰君著此書辛苦我讀此書亦辛

苦嗟乎辛苦著書吾所樂也有辛苦讀之者吾願足矣若其有用則吾不及見矣其在數十年後乎其在數百年後乎

復胡伯薊同生兄弟書

得來書兩函陶淵明集鈔本一部集注一部欣喜之至伯薊清堅靜退性情本與陶公相近近日熟讀陶集所得益深此昭明太子所謂能讀淵明之文者也僕愧不如也至全部手鈔逼肖東坡筆意尤可珍愛已裝成三袠以香木爲匣而藏之矣同生欲出謀三徑資亦不得不然陶詩云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羅[illegible]曰士豈能長守山林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爲勝耳此名言也願同生服膺焉陶集注雖失之繁釀然畢竟該洽僕昔時所論今讀此編乃知有前人所已言者得益不少也僕今年爲同鄉諸君請校重刊省志督撫二公奉

旨繪地圖亦命司其事陶公云校書亦已勤此惡王韶而爲此言今督撫二公不可與王韶同日而語然當時三君子若不爲餬口計亦未必爲此勤終覺有愧於陶公也

與胡伯薊書

僕近年爲學思錄惟鈔撮羣書不成著述之體欲待二三年後乃編定之今內度諸身外度諸世不可復緩然且及今爲之猶恐汗青無日爲一生之遺根故今以論著之大旨告足下僕之爲此書也以擬日知錄足下所素知也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問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

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吾意之所在也

與馮鐵華書

昨奉書論大官碑誌無事可述者但當就其官階及　朝廷恩禮平鋪直敘遺書後有見僕草稿者以爲如是之人甚多碑誌可篇篇如是而不變耶則應之曰可非但可而已乃必當如是也古人論文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然則亦變乎其所不得不變而已變乎其所不得不變則亦不變乎其所不得變觀馬班之史傳文人者必載其文章如鈔書者篇

篇不變也傳武將者必載其戰功如記儒者亦篇篇不變也至本紀世家其體最大而太史公夏商周本紀齊魯諸國世家云某王若干年崩某王立某公若干年薨某公立篇篇不變也何也此不得變者也王介甫集中碑誌書其人諱字里貫祖父顯之倒之斷之續之篇篇不同此何關於文之工拙而爲此耶徒見其有意求變而已矣有意求變則能變亦不足尙矣昔有友人傳說古文四句訣云篇篇換樣事事搜根句句生造字字有來歷澧以爲此四句者惟末句是眞訣耳餘三句皆有意而爲者也有意換樣則必有顚倒[illegible]之病矣有意搜根則必有穿鑿傅會之病矣有意生造則必有鄙誕[illegible]之病矣文章所貴貴乎自然豈在乎變與不變哉此說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與趙子韶書十六首

日來吾弟體氣何如僕右手無力亦不甚劇也聞姪孫慶修云足下欲編排三十六字母未知是否僕謂今日宜刻廣韻昨已告玉生轉屬伍紫垣刻之並刻釋文玉生亦以爲然但未知汧青何日耳僕考切韻無一字漏略蓋專門之學必須如此但恐有武斷處如段茂堂之於說文耳僕爲此甚辛苦若有疏誤亦猶亭林先生之古韻後人因而加密可矣僕所以必著此書者小學本爲識字然目視其字而口不能讀其音謂之識字可乎若但講讀若讀如而不識切語是猶識篆書而不識楷書也僕近日惟欲寫定所爲書此外一切置之悲苦之中亦頗有所得此自知之而不能言之者也

錢竹汀先生無經學書僕竟似之昔年亦有辨正注疏之作欲鈔爲一篇題曰碎義此二字出漢書藝文志所謂學之大患也

此不可刻但擇數篇入文集可矣文集亦無好文章不足傳且看學思錄何如耳

向來欲爲朱學管窺一書今檢得亡兒手鈔語類一冊此正僕所欲爲管窺者也泫然久之乃先爲此編題之曰朱子勸學語凡五卷第一卷已付第三姪孫鈔寫數日後可送覽眞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

宋元明儒者自出己意以說經義竟無人於漢儒傳注內尋求義理孰知鄭君之注義理深醇如此耶此絕學宜共興之暇時致書震伯約共爲此學何如

百年來崇尙鄭學然浮慕其名者多眞識者甚少僕近讀三禮注確知經學必宗鄭氏千古無匹千古無弊許叔重何邵公尙不能及若不整齊爲一部大書何爲崇尙乎何以示後之學者

乎故欲諸君成之

數年來欲寫定鄭君諸書總無暇日今當請諸君共成之僕尙有精神近人輯本猶在傚饒時事亦尙可支持書本不多七八人分而校之兩月可畢刻之百金可了煩檢漢魏遺書鈔內鄭君書共幾種寫一單寄來俟學海堂春課畢卽屬諸君寫校吾弟必當任一二種速速成之僕以得見爲快也已擬凡例數條再面商乃可定

與黎震伯書

久別思望之至想近日學業有進僕寓橫沙景況粗適漢儒通義刻成惟未暇校對多年費心力爲此書值此兵燹故先印數部分存諸同人處將來校對未遲耳寄上一部請看一徧有誤處記之將來示知改刻其分類處時時移易遂有本不誤而誤

者須核其上下文也百餘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義理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僕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於鄭君朱子之學皆力爲發明大約十年乃可成耳訓詁聲音算術律歷地理之類皆儒者之事然必專門乃能精通僕未能也故欲吾弟及諸友各專習其一若夫義理則人人皆必當知之非可以分而習之者矣所望吾弟及諸友皆勉成學業雖時事日非而不改常度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子韶近日繪漢地圖其精力英銳想不難成又每夜觀星於歷象之學亦已得門而入夜雨鐙昏書字爲勞不及多述

與王峻之書五首

別後想平安到館近日學業必更精進僕今年請子韶在家教兒輩讀書暇時常得談論但惜吾弟未能在省城耳讀書人難得假者多眞者少誤者多不誤者少而又少吾弟未誤勉之可也每日看得數十字便佳有所述卽寄來如去年所寄可得相商也

所謂經學者貴乎自始至末讀之思之整理之貫串之發明之不得已而後辯難之萬不得已而後排擊之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此之謂經學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其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此之謂經學也

博約二字不可離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博學詳說時其意中固已將反說約矣韓文公曰記事者必提

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讀記事纂言之書博矣詳矣提要鉤元則已約矣荀子曰以淺持博淺非淺嘗之謂即約之謂也約而易知之謂也

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爲之專門者不可無其人我輩則未暇爲此也若夫著述之體切宜晳意宜潔淨宜平實簡而明簡而不漏詳而不支不煩學古而不贋古有法而不囿於法此則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詞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

於切要處用心力於不用心力處惜精神愈繁難愈從容爲之耐繁難者養性之功求易簡者心得之學學無心得與不學者同見解貴高貴通工夫貴平貴鈍

復王峻之書五首

昨得手書知動靜佳暢爲慰足下嚮來有志讀書僕以爲不易得者來書以不能相聚爲憾僕亦謂然也但旣有志讀書則當以讀論語爲先僕之教子亦只如此足下之所知也每日讀論語朱注一章以聖賢之言爲今日侍側親聞肅然敬聽句句字字詳細思繹引而入於身心實而驗之今日之世事如此數十日見識自高且人品亦因之而高至一部論語讀畢便非同常人矣每章依次第讀之不可凌亂不可間斷心有所得記於書上心有所疑亦記於書上將來相見卽可以質問此最切實最簡易之功且非僕所創設僕從來不自立一說此乃程朱之說朱子言雖孔子復生教人亦只如此但無人肯遵其法只爲時文起見僕嘗謂世人讀四書非讀聖賢言語乃讀時文溷目耳張南山先生甚以此言爲然小兒宗誼一病將兩月今甫痊愈

而虛弱極矣僕每日工課如常讀禮記注疏五策餘力則瀏學思錄每讀書有得則以告子韶居鄉甚樂不欲遂同省城也僕近日讀書頗有所論悵然歎想足下如在省城可相告語正欲作書寄達適得來書爲之欣然又知自加策勵覆讀論語較前次讀時不同既用力於踐履又得良友相助爲之喜而不寐又知看朱子年譜覺有著手處此已得其門而入將來不可限量願更勉之但大用力一番如攻堅木此後但當子細涵泳勿令放寬放倒亦勿緊迫常常如此自有溫故知新之功矣讀論語所記數條皆平穩賢哉回也一條最佳此外自記數條亦甚佳足見實有所得足下天資清穎又肯聽僕之言又靜細又能實用其力眞不可多得侯四書讀畢來省取僕所藏書讀之以盡博學詳說之功是所望也僕今年身體略好眠食漸似昔時

但鬚漸白耳日與子韶談論甚有益餘不多述

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爲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謂不俗夫處塵俗之中而不染一點塵俗氣其人之可貴何如哉且古之俗異於今之俗今之俗尚有似忠信廉潔者乎入堯舜之道何嘗發此念但欲冒充名士耳狂狷不俗即是入堯舜之道讀孟子所述伊尹之語眞是狂狷也

閏月廿九日得來書知一路平安爲慰僕至龍溪半月游羅浮而歸甚欲如來書所云得讀書好古之士但悤悤未能知也有一童生劉性善來問程朱所說敬字僕甚奇之以朱子書示之渠讀至不重科舉之說又疑信參半矣然此人想可以引進耳足下之好學眞不可多得今讀論語更宜於正文小注字字子

細咀嚼切己體認一日一章不可欲速有不知以書來問兩三月後僕當以一書相示也僕以刻　皇清經解事不能不急急回省然頗戀龍溪風景也所論者海內我不敢知嶺南則甚少若乃本於身明於學切於時通於古今有根柢有實用僕安能不以此望足下今雖未能俟之他日杜詩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示沈生

所謂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先儒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先儒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爲主而輔以諸家此之謂經學若隨意涉獵隨手翻閱得一二句輒自出其說以駁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駁我我能勝之否耶卽勝之矣而先儒解全經我但解一二句其與先儒相去豈

不遠哉僕讀書數十年謹守儒行一言曰博學以知服蓋惟博學乃知服古人不知服古人者學不博故也故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奉勸足下收斂聰明低頭讀一部注疏勉爲讀書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讀一部輒欲置喙於其間此風斷不可長戒之愼之

東塾集卷四終

番禺陳澧撰

五品卿銜刑部主事象州鄭君傳

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
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祖父皆力田讀書爲諸生君年十
五入州學後十年拔貢中舉人又十年中進士以主事用分刑
部請假歸丁父母憂遂不出掌教諸書院道光三十年廣西賊
起掠象州欲殺君旋舍之其後復遇賊於途劫其衣裝并失所
著書咸豐七年君在桂林省城賊攻城急君走平樂走封川皆
有賊遂走廣州省城是年夷寇入城君走仁化轉徙東莞十年
夷事定復至省城總督勞公崇光故與君交好延君掌教書院
未幾辭歸廣東官吏以君爲總督上客餽贐豐厚君皆不受至

桂林復掌教書院廣東巡撫郭公嵩燾奏君學深養邃通達治體請飭赴廣東差遣委用君上書廣西巡撫張公凱嵩以年老求奏免張公復奏君品高守正足勵風俗請

賜五品卿銜君爲書力辭而疏已上得

旨如所請君具五品冠服望

闕謝

恩畢篋而藏之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册訟獄繁興君請於官命民呈田數糧數總算符舊額而止鄉人服君忠信無欺僞者於是官給印照訟獄遂息君天資高朗耿介豪邁發言行事純任自然談笑譏貶無所避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强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爲文章貫串古今直抒所見絕去修飾所著法論日開創之世所以治

於承平之世者其法簡而易行也承平之世議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萬事之私弊法未行而豫設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窮而又創數法以救之問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記也惟積爲塵牘以供狡猾老吏上愚官而下剝民同一事也一人賄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賄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則吏之權且在宰相上其儲材議曰以科舉取士以資格用人以簿書考吏謂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卽足以辦矣士無論有學無學皆可干名人無論有才無才皆可當官天下羣知其然也僥倖於名奔競於利游士滿世濫官滿朝夫豪傑之才不可驟而得氣節之士則可預而養也救時之術不可强而爲經世之學則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才不在於上則必伏於下不出於正則且入於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

天下之大才且足以壞天下之小才也其士策曰農商百工之事士不暇爲公卿大夫之事士又未得爲然其所以仰事俯畜者猶夫人也籍之以空名收之以定額而聽其紛紛自謀營求多則廉恥喪矣故天下愈多士天下愈少士愚謂今之三場當分爲一初場二覆試皆以盡一日爲限初場試以制藝二篇其無文理無文法者去之則千人可去三四百人次場試策二道一問經一問史其不知注疏不知事實者去之則千人可去六七百人後場試以詩賦各一首其格不諧詞不當者去之則不過留數十人而止州縣以此試而上其籍於都會都會以此試而定其數歸於學餘仍爲民如是者三年都會以此試而上其名於禮部禮部以此試而第其等授之以官餘仍歸學罷去舉人之目其在學者咸有餼而不材者黜爲民則養之不若其多

中第者皆有官而不能者歸之學則祿之不患其濫較之聽其紛紛自謀者何如哉其學宮議曰今之學宮乃古之所謂孔子廟今之書院乃古之所謂學宮也今之國子監猶存古法而今之國子生遍天下皆由納粟而入發名成業固有終身未至者其餘鄉學但有孔子廟耳非學宮也其教職但作奉祠官耳非學師也學師之名其殆主書院者尸之乎昔潮州學爲之師者趙德也慈谿學爲之師者杜醇也豈嘗命於吏部哉今以古之祠官爲學師而以古之學師爲山長名不正則實愈乖但掌名籍營糗脯而不知敎學爲何事其山長雖有師有弟子有堂有齋亦各緣膏火而來天下事之觚不觚者可勝歎哉其權論曰大吏所以侵州縣之權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刺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

之而已民而輕官則風俗大壞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莫侵州縣之權其治盜說曰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富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責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有聚千萬人而橫行者惟州縣不能治盜而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避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爲兵則散勇爲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爲兵則教民爲盜其變遲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爲盜執鉏耰者皆良民龔遂之治民亦教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今執鉏耰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官兵至則以團之旗往而索官

嘗客舟至則以盜之旗往而刼客資故曰教民爲盜也盜之數有盡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爲盜此所謂變遲而禍大也君學識博通而遇亂禍故其言痛切如此尤不喜近之爲文者其言曰道無所謂統也道有統其始於明人所輯宋五子書乎文無所謂派也文有派其始於明人所選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統立文之派別遂若先秦以來之賢人君子東漢以來之鴻篇鉅製皆可置之不論夫一代之世運與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體文體不同而精采皆同若具一孔之見勒一途之歸則陳陳相因而已然則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賢人不止五子則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則何病乎法八家余惡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況問以五子書八家文而亦未全寓目也凡所著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家記四卷家藏

書目解題四卷愚一錄若干卷愚一錄者說經之書先被賊劫去晚年追憶而爲之者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於桂林省城榕湖書院年七十二遺命子淇葬於先塋之次不擇地不擇日廣西官吏朋友門下士相與繪像祀之

陳澧曰　國朝二百餘年儒林文苑之彥迭出海內及風氣既衰而鄭君特起於廣西學行皆高可謂豪傑之士矣君在廣州與澧交最篤君歿君之子乞爲傳君好讀後漢書後漢書言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志意蘊憤著潛夫論足以觀見風政仲長統論說古今發憤歎息因著昌言其書有益政者故其傳載之余擬此二人之傳以傳君其可也

張磬泉先生傳

先生諱杓字磬泉浙江山陰人遷廣東入番禺學爲生員性至

孝父病刲股和藥以進父得瘳先生母口氏嘗刲股療親至是姻黨稱之曰孝女復生孝子也嘉慶十三年中舉人掌教香山欖山書院南雄道南書院每日坐講堂講經史來學者衆書院不能容多於書院外賃屋居焉販夫牧豎過院門咸駐足而聽稱爲講書老師總督阮文達公延之教子督責嚴厲阮公愈敬之命爲學海堂學長先生三赴會試不中大挑二等選授揭陽學教諭得青盲疾遂請京職得國子監學正職銜道光二十年英咭利犯廣州靖逆將軍率師討之楊公芳爲參贊大臣先生上書楊公言香山淇澳新安大澳其人能潛伏海中請召募使攻夷船又言番禺慕德里司鴉湖村民聚衆數千人將爲亂宜乘其未發招爲鄉勇珠江羣盜快蟹船亦宜招撫使擊夷人此以賊殺賊之法也夷事稍定又上書陳善後事宜請團練沿海

鄉勇乾隆間臺灣林爽文之亂福郡王檄調淇澳人從征而臺
灣平嘉慶間海賊張保將犯省城總督百公命十八鄉團練與
賊戰屢敗之而張保降皆其明效請於沿海村落照甘肅貴州
例各堡設鄉學訓導以堡中舉貢生員充之爲鄉人說君國大
義其武舉武生令赴督撫轅門効力不願投効者爲鄉中保正
偕訓導團練丁壯敎以火攻之法水戰之方有事則令在轅効
力者持一紙書至其鄉呼集壯勇可立至豈不勝於調兵異地
哉又上書總督祁公𡊮薦石子頭村民陳樹貴東莞生員王安
瀾職員朱聲武皆可任擊賊又言官軍失利之後反多蒙賞之
人白頂藍翎相望於路近者紛紛呈報團練輒言數百人賞皆
烏有復有無賴鄉紳聲稱奉憲團練恐嚇愚民訛詐商旅皆由
軍令太寬有賞無罰正氣不伸羣邪用事又言近日團練之法

與鄙見大相刺謬凡省城東西各要津守禦寥寥用兵之策不外攻守兩端不能攻徒議守非策也守不於遠而於近亦非策也今有賊欲犯吾廬不於里門外禦之亦必於家門外禦之豈有但聚數百十人於室中守其臥榻者乎用人之法以敦品爲先有事之秋又以才幹爲要王安瀾朱聲武與杓素不相識其品行不知何如然皆一鄉之望安瀾管靖康社學事社學爲東莞缺口司六十鄉公所安瀾以文弱書生能使六十鄉之人咸聽其決斷則亦非常人矣六十鄉約有五六萬人多習水善鬥所用鳥槍能及數里之遠鄉中人每有械鬥投石如飛鬥者袒臂而前誓不反顧其猛鷙如此聞有盧大任者團練竹甲軍一千聽候徵調又聞有鄉人願先收復香港功成後補給口糧者特無人號召之匪不肯出耳杓雖病廢苟有所知不敢不極力

陳之是時先生目已盲凡五上楊公書六上祁公書皆口授滔滔不絕繕寫者筆爲之倦二公雖不盡用其言然皆敬其人焉先生初習詞章其後精研小學考證金石文字善爲八分書由小學而研究注疏窮日夜不休其得目疾以此道光某年卒年若干歲所爲文刻於學海堂集及　皇清經解編末經義叢鈔其讀書手記於簡端者甚多子燈將鈔而集之爲一書先生門人最賞識者南雄曾君猷沛官江西縣令歿後祀名宦同縣後進梁君國珍得先生之教亦通經學云

陳澧曰先生性眞摯剛直窮老失明而豪氣不衰澧初見先生時先生倚杖掀白鬚快談聲如洪鐘至今思之勃勃然有生氣其上楊祁二公書非獨詞氣激壯其所籌畫或可爲後事之師復有平夷四策曰嚴禁接濟以斷其資糧招撫漢奸以去其羽

舉團練鄉勇以助兵力淸理沙田以裕軍餉皆失其稿其團練之說略見所上書中矣廣州府番禺縣皆修志書先生之子屬余爲傳乃掇其大要以備志局採擇焉

江南道監察御史梁君傳

君諱紹獻字國樂一字槐軒姓梁氏南海人也曾祖貴若祖瓚父旺皆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妣皆　贈恭人生母陳氏　封太恭人君以道光十二年中舉人二十一年考取內閣中書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協修官纂修官二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年　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咸豐二年

宣宗成皇帝三年喪畢

文宗顯皇帝將居圓明園君上疏曰我　朝

列聖相承釋服之後園居聽政臣恭讀
世宗憲皇帝圓明園記曰不圖自安不求自逸又恭讀
高宗純皇帝圓明園後記曰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游觀曠覽之地然得其宜足以養性陶情失其宜適以玩物喪志宮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政愛民之念疏矣其害可勝言哉方今豐北河決未合桂林賊氛未殄各省聚眾戕官之案迭出民生日困財用日匱又時逾孟夏麥收歉薄甘霖未沛亢旱可虞臣伏願
皇上居宮室之安則思兵燹孑遺奔走死亡之慘處苑囿之樂則念水災黎庶阻飢沈溺之憂以此矢心以此敷治如是而不足以拯救時艱速迓祥和者未之有也又以吏治積弊上疏曰臣籍隸南海竊見盜風日熾推原其故由於地方官改劫爲竊

借盜銷案改刦爲竊之弊意在避處分至刦案迭出欲改而不勝改矣借盜銷案之弊以一案所獲之盜結十餘案而十餘案之盜顯逃法網矣更可異者民間被刦報官委員勘驗勒索夫馬被刦之家遂有不敢報者臣風聞廣州常有盜賊駕船載礮白日搶刦佛山市鎮距省城三四十里近因賊多幾至途梗遠者可知請　旨飭令督撫認眞整頓如有改刦爲竊借盜銷案勘驗勒索諸弊立卽嚴參從重治罪又以械鬬之案日多上疏曰禍亂之機徵諸械鬬如近日儋州居民爭鬬乃至攻圍州城傷文武官九人以此見械鬬實禍機所由起也臣聞械鬬之風莫甚於福建漳泉臺灣廣東之潮州嘉應及廣州府屬之東莞新安固由民情刁悍亦地方官有以致之民間詞訟數年不結愚民無所告訴激而相殺納賄於官晏然無事由是輕視官長

以致抗拒捕而官亦無可如何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書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讐奈何不急思所以轉移之也臣以爲息鬥之道有三誠以動之恩以撫之威以克之今使爲地方官者親至鄉閭存問耆老與之道家常談風俗詢疾苦竭吾慈祥惻怛之心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迨乎誠已達矣情已通矣乃舉行惠民實政剔蠹胥除訟棍禁土豪籌積儲立鄉規設義學使百姓曉然於睦婣任卹之足尙而械鬥之必不可爲民非木石有不感恩戴德者乎至於頑梗之鄉獷悍之族則大加懲創誅其首惡嚴治三五鄉而餘鄉斂跡翦除一二人而衆人慴服而何械鬥之不可息哉若爲地方擇良有司以轉移風俗此則

皇上知人之明與封疆大吏承流宣化者之責非臣所敢妄擬也當是時天下吏治衰壞盜賊充斥君知禍亂將作故連上三

疏剴切言之未幾以陳太恭人老病請假回籍南海縣令聘掌西湖書院廣州郡守復聘掌羊城書院前後從學者數百人同治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君性嚴正而坦直生平無疾言遽色尤澹泊無嗜欲惟好讀書回籍後日讀資治通鑑所著四書集解怡雲山房詩集文集藏於家子二一位修府學生佶修縣學生

陳澧曰君之三疏上贊

聖德下燭亂萌惓惓憂國之心讀之而如見焉不愧爲言官矣奉母而歸讀書授徒以卒可惜也余與君同舉鄉試相友善君之子請爲墓銘余爲之傳嗚呼是可傳也矣

贈知府銜福建武平縣知縣陳君傳

君諱應奎字環紫一字文垣山東濰縣人也生而純謹無放言

情容篤學善屬文弱冠爲諸生道光二年鄉試中副榜八年中
舉人十六年大挑知縣分發福建告病家居者久之病痊到省
二十六年補武平縣潔己愛民自誓不枉取一錢眷屬皆布衣
補綴鞫獄謹愼有大案則思索終夜尤重文教修明倫堂月課
士子下鄉收糧輒傳集士人論文兼問民間疾苦所至民以鼓
樂導從其在官署士人耆老謁見者飭司閽不得阻遏令徑至
客座訪問利弊縣境多山盜賊出沒君爲巡籤巡旗分路察治
又行聯甲法一鄉有事諸鄉救護遂出告示安民息訟由是化
行俗易人鮮爭鬥三十年正月
文宗顯皇帝登極
恩詔免三十年以前錢糧部文免至二十九年是年官徵錢糧
民多懷疑不肯納盜賊乘之煽動作亂咸豐元年君調署安溪

縣安溪俗強悍催科尤難君往湖頭村謁李文貞公祠李氏士人聞君文名以所業求教君爲講論皆欣服勸其輸糧皆完納於是一縣皆納二年回武平任縣民張燈懽迎者盈路是時廣西長髮賊起廣東紅頭賊繼之武平與廣東接境君修城垣浚川渠儲糗糧練鄉兵製器械火礮旗幟嚴治莠民境內肅然三年四月賊大至君率兵迎擊大戰兩晝夜敗之追奔八十里賊首潛入縣境者擒斬之又會鄰縣擊殺松源堡鄉大小照諸賊四年五月廣東潮州賊江西長甯賊紛起擾及武平之鷓鴣嶺西山背君擊走之兩年之間殺賊二千餘人誅土賊數百人武平吏治戰功爲一省最縣民感頌爲歌詩數百篇又畫君像立生祠君諭止之民乃改爲書院以君之字題之曰文垣書院七年五月長髮賊石達開陷汀州府城君知府城破縣城必危自

誓城亡與亡遣眷屬往從弟應聘南韶連道署而謀會鄰縣克復府城賊至縣境君自守城遣鄉兵禦賊於木馬山連戰皆勝會夜雨賊踰山由間道襲縣城城上火器皆溼不得發城陷君巷戰受傷投池死同城官及士民從死者數千人賊去後縣人得君尸於池殯於文垣書院合城痛哭哀聲震地柩行沿途哭送至粵乃返事　聞　詔贈知府銜入祀昭忠祠又於武平建專祠明年君之喪至濰濰人私諡曰忠惠

陳澧曰張友山制府爲君高弟子以君戰殁痛傷思仰者累年乃命澧爲之傳示以君之家書及福建大吏奏牘士民紀述澧捧讀敬歎謹撰次其事以著於篇嗚呼史家循吏傳死事傳其人皆千古不朽君則兼之亦可以無憾矣夫

江西餘干縣知縣史君傳

君諱善長字春林浙江山陰人父諱德恢爲粵海關吏遂居廣東君生十月而孤家貧母王氏苦節以鞠之長而有異才倜儻不羈始教授學童繼復爲吏吏滿爲洋商不得意捐納爲知縣選江西餘干縣先是鄱陽湖濱袁氏朱氏二村聚衆鬥朱氏多死者告於官殺人者袁梓材捕之不獲君到官上官命發兵捕之君曰無庸卽易短衣攜一童子乘小舟抵袁氏村天暑村人袒坐湖神廟君就之坐云舊識梓材問其事村人爲具言君登舟使童子呼曰縣官來皆大驚君曰上官命我率兵捕梓材我獨身來恐擾民也皆叩首謝且曰每年此日有大風請舍於廟君曰無庸是夜大風作村人出求君舟得之十里外草中皆泣拜曰以梓材故幾喪好官願往執之歸往返一月程請具廿結君曰官與民信耳何結爲卽去白上官上官哂之未盡一月梓

材至由是君名大起君益以慈惠為治民大悅為作生祠會有
妖賊朱毛俚者傳聞在餘干奉　旨捕之不獲君坐革職發烏
魯木齊縣民詣巡撫乞留君巡撫慰遣久之乃散去其後總督
閱兵至民復訴君治狀總督　陛見奏其事嘉慶二十四年以
遇　萬壽恩釋回君性豪邁好施與雖謫戍意氣如昔烏魯木
齊將吏皆樂與遊謫宦貧病死者君皆周恤之餘干外委與君
同謫君挈以行衣食之至戍屢贈金外委飲博輒盡及釋回君
為償博負同行至江西復贈金使歸壽其母廣東肇慶人劉甲
在戍娶妻生子遇赦貧不能歸將鬻妻子君挈之同歸君之始
謫也母年七十餘君在戍三年恆思母悲泣及歸孝養五年母
卒廬於墓君善為詩江西知縣惲子居稱之曰七十二同官詩
人第一在烏魯木齊有稱弟子從學詩者所著春林詩鈔八卷

雜文一卷輪臺雜紀二卷東還紀略一卷道光十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子七致祥江西樂安縣知縣致遠致華澄翰林院編修端鴻廩生溶附生

梁南溟傳

梁南溟名漢鵬番禺明經鄉人明算學與其友數人講習廛市中時南海曾勉士嘉應吳石華皆老師宿儒石華學算於南溟勉士亦爲延譽遂知名士大夫間道光十二年鄉試主考程春海先生策問算學無能對者番禺侯君模歎曰讀書雖多而不學算今爲程春海考倒矣乃邀其友數人共延南溟學之南溟語講算雖深奧皆以俚淺語聽者解頤凡方圓斜銳體積倒象互爲數十事分合移補不假繪圖而見者瞭然浙江徐鈞卿精算爲兩廣鹽運使謂人曰廣東無知算者或以告南溟南溟爲

難題難之徐不答南溟又好言物性金木百工之事莫不窮究尤善製火藥以所製者發鳥鎗鉛丸較英咭唎火藥所及加遠於是靖逆將軍奕山總督祁恭恪公番禺潘德畬運使皆延請製之德畬以示夷人夷人驚服焉南溟殁後所著算書數十篇其子藏之不以示人

陳澧曰君模所邀同學算者余其一也余性不近不能通能通者君模之弟子琴也南溟同鄉陳寶輿亦知算著書二卷今已殁矣

二侯傳

侯君模名廷楷更名康君模其字也其先江南無錫人祖金鉉遷廣東爲番禺人君模幼孤好學喜讀史家貧無書母張爲稱貸得錢買十七史讀之久卷帙皆敝愛南北朝諸史所載文章

爲文輒效其體阮文達公總督兩廣開學海堂課士賞其文由是知名後乃研精注疏盡通諸經而史學尤深正史之外旁搜羣籍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例注隋以前諸史嘗曰國初以梅氏算書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李氏南北史合鈔稱天地人三奇書論者謂李書未可鼎足吾書成其將取而代乎又曰注史與修史異注古史與注近史又異史例貴嚴史注宜博注近史者羣書大備注古史者遺籍罕存當日爲唾棄之餘今日皆見聞之助宜過而存之爲後漢書補注續一卷三國志補注一卷後漢稱續者以有惠定宇補注三國志杭大宗補注未完善故不稱續焉又以隋以前古書多亡著書者多湮沒不彰補撰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魏北齊周十書藝文志而自注之後漢三國成經史子三部餘未成尤好左氏傳謂近儒多尊賈

服而排杜解然杜固有勝賈服者儒者說經當求之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欲著書以持其平亦未成又治穀梁傳考其涉於禮者爲穀梁禮證其餘羣經小學皆有論說多前儒所未及又考漢魏六朝禮儀貫串三禮著書數十篇爲人孝友惇篤性兼狂狷質直疏易喜飲酒招呼朋好諧謔間作不治家人生產至不識算子惟以授徒自給體氣羸弱不離藥物而讀書恒至深夜亦頗以此致疾云以優貢生中道光乙未科舉人會試歸發病逾年卒年四十弟度同年舉人時稱爲兩經師

子琴名廷椿更名度少貧困傭書於外夜歸置燈小几上踞坐讀書兒女雞犬環繞之不厭也年三十七始爲縣學生員與君模同年中舉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試用知縣分發廣西署河池州知州州縣官到任饋金於上官曰到任禮時節饋金

曰節禮子琴以貧故獨不饋知府銜之廣西賊起河池州居萬
山中無城郭子琴伐木爲柵因山勢聯絡堅固可守又使民十
家爲牌民有從賊者仿趙廣漢缿筩法使良民告奸民十得六
七南丹土知州差役莫應和以事被拘上官命子琴鞫之得實
將治其罪時巡撫鄒鳴鶴命民團練應和訴於府謂出家財團
練而知州索賄知府稟巡撫巡撫奏之將治子琴罪旣而審訊
知其誣猶回護前奏罰子琴俸賊攻桂林巡撫命子琴守城禦
堞旁數月賊退又命至梧州辦鹽事子琴遂告病歸甫至家病
卒時咸豐五年五月年五十七子琴靜樸和厚經傳洽熟尤長
於禮學自丈挑後志在吏治常讀諸史循吏傳及兵書又以世
風衰壞采古書名言爲一編曰遠古軒家訓在梧州爲賊所焚
其副本在番禺志書局爲夷寇所焚遂無傳焉所著說經文刻

於學海堂集又通算學所著書亦散失三子長培基幼裕基皆早卒其仲炳基聞巡撫奏子琴罪且不測憂憤發病死

陳澧曰二侯君有兄名廷槐更名廣亦聰穎而不以經學名時稱侯家兩經師云余與二君居址相近常相見在京師同居下第同歸情好最密計自弱冠得交君模始知治經是吾師也子琴則同志曰友者也嘗與君模戲言我後君死當傳君君模死余爲傳哭其殯而焚之子琴死乃爲合傳嗚呼使二侯君今猶在年七十耳而墓木拱矣悲夫

胡孝子傳

胡孝子燕方字翼南番禺人同治甲子科副榜貢生幼喪父跬步不離母側既長娶妻猶寢母室中母不許則中夜數起視母安寢否侍母食恆憂食少走市中買瓷盌華美者盛飯以進母

爲加一餐則大喜母病不能食則亦不食封股肉和藥以進母病竟愈家貧授徒於外得束修以養母復病遂辭歸晝夜憂勞得咯血疾禱神求代母死迎醫輒跪泣醫者授以藥方而告人曰病不可治吾重違孝子意耳母卒藉草臥於地吐血盈草而不自知也未幾亦卒年三十八

陳澧曰翼南顓顓然吶吶然於世事無所知惟知有母而竟以毀滅性哀哉余與翼南有連知之眞其門人又奉狀來請爲傳將呈於縣請入志書且請　旌表翼南母潘氏以守節得　旌母節婦子孝子一縣之光也爲之傳其奚辭

醫者萬德華傳

萬德華字曄泉江西南昌人精醫術居京師以供事議敘得九品官不就游廣東遂以醫名余兄子宗彥病暑誤服黃耆目直

親僵臥五日矣德華飲以地黃三日而蘇余兄女病熱面赤大渴喉有聲如沸醫者投以羚羊角將死矣德華曰渴不能飲此熱也飲以附子細辛而愈余表兄陶世修患瘰癧環其項自謂必死德華投以附子而愈余妻產後不能寢大汗喉間冷氣如冰諸醫投以人蓡德華曰疾無害也服蓡則死投驅風藥而愈凡德華所活不知若干人而余親戚得之而生者十餘人其非甚危急瀕死者不悉記當是時人家有病者諸醫在門聞德華至皆斂手焉德華性疏豪治富人病多索資貧者不受一錢且以藥給之又好博每曰吾博頃刻致多金何必醫哉亦頗以此耗其資云

陳澧曰爲醫者傳當著其論病之語以爲法德華所論甚多余不解醫不留意偶有記者慮述之或失以誤世人故不述也嘗

聞其自道所學蓋得其鄉喻昌之傳者也

先祖考布政司理問銜　封奉直大夫尚志府君家傳

府君諱善又諱士奇字尚志號虹橋又號畸人世爲江南上元人　贈奉直大夫可均公之子也生而穎悟英氣過人年四歲母韓宜人卒繼母喻宜人撫之有恩府君終身慕之嘗曰世人謂繼母不慈吾不信也年十八可均公卒家貧乃之廣東依舅氏韓公客於沈氏芝亭李氏厚齋家往來兩廣湖南寄食於鹽商貧困勞苦而性好施與所得資財十九以分人不足則借貸以給之家無一宿糧不計也所周郵有素不識者然施不望報不欲人知如是者數十年不倦廣西有貧嫗子客廣東久無書問嫗思子成疾府君爲其子書言明年當歸并寄白金嫗喜疾遂瘳明年子竟歸聞之大疑怪人曰必陳公所爲也其子來謝

府君笑而不言曲江樂昌閒受其德者尤衆稱陳菩薩云鹽商陳維屏卓犖負氣重府君分鹽筴之半爲贈兵備秀水李韞齋欲爲捐官府君皆却之曰富貴天所以厚有德也無德而冒之不祥生平廉靜寡欲無聲色之好疾惡如讐人有過直言抵斥已復巽言勸誘人亦樂近之善飮酒多多不醉好讀書六藝諸史百家靡不通曉尤精術數之學占六壬最驗嘗讌集有失金者府君占知其人笑曰君匿彼金戲耳可還之其人大慙乃還金有鬻宅者府君占之曰此近用武地其人大驚蓋宅旁爲較場云每年元旦自占生死至嘉慶九年曰我七月無疾而死死必以夜是月家人勿閉戶也果以七月九日戌時微疾而終將終不言家事以財物分贈親友贈韓氏舅子尤豐所以報也自爲墓志曰見一人飢若己餒之見一人寒若己凍之又曰其生

也窮其死也空其生也勞其死也超其自道如此捐納從九品銜又捐布政使司理問銜以子大經大綸　封贈皆奉政大夫所著有雙字類箋二卷焚餘詩草一卷錢卜一卷

孫澧曰府君既自為墓誌呂秀才堅復為之皆簡略澧謹據兩誌及李公宗瀚趙公維經所為壽序與家庭所聞又從學鄭先生光宗王先生和鈞亦有所聞撰集為家傳傳中所書人皆據舊文或不知其名故闕焉

先考知縣府君事略

嗚呼澧生十歲而孤不獲見先府君行事年十五又喪我伯兄不及咨問稍長聞諸先宜人及親友所稱道乃流涕而書其略所不及知者不得而詳焉府君諱大經一諱立本字翼庭號新齋先祖考理問君之長子母沈宜人府君幼穎悟善讀書理問

君自江甯始遷廣東未入籍不得應試家貧無以養親乃棄舉業爲吏又棄去爲商又棄去府君治事精敏兩廣總督吉相國稱爲能吏才勸之仕乃捐納知縣加三級爲理問君沈宜人請

封五品已而沈宜人卒逾年理問君卒服闋遂不赴選府君事親純孝雖勞苦困乏而奉養豐腆不使父母知其貧嘗負債數萬金歲除索者集於門府君引赴他所婉辭使解去漏三下乃歸拜堂上理問君及沈宜人不知也理問君性儉天寒府君進狐裘假言其值曰今年狐裘賤理問君服以過其友且告之友熟視裘歎曰子孝則裘賤也理問君爲詩有云有兒能養亦忘貧府君先意承志之美見於此矣理問君小不悅則整衣冠率家人跪堂下俟色霽乃起理問君或怒未解府君進跪几前免冠請受杖理問君卽以杖朴首府君欣然而退沈宜人有疾

醫言當視猶色辨疾輕重府君日持械箭諦視謹侍數年無倦
容焉府君一弟七妹友愛篤摯嘗言得一錢必與弟共之處事
常損己益人周邮親故無算家有所積半散去有以府君貧助
至鉅富者府君未嘗自言德也有盜穿垣入家人擒之府君問
曰何苦為盜耶盜曰有老母無以養也卽釋之其仁厚如此性
寡嗜好惟喜讀資治通鑑老病猶臥讀之體羸畏寒五十以後
盛暑披裘不知是何疾也嘉慶二十四年四月朔卒年五十有
七子二清灃女一適候選郎中仁和湯爾泰
灃去年會試不中將南歸粱給事同新來送行且曰尊公仁
厚積德君當不終窮也給事之父與先考交好必嘗爲給事
述先考盛德故給事稱頌若此咸豐癸丑三月三十日灃謹
記

先妣劉宜人事略

先妣劉宜人會稽人父諱孝德捐職布政使司理問母呂安人宜人仁厚謹愨寡言笑年二十歸我府君事舅姑以誠孝先祖考理問君性嚴子女若婦多被訶責獨愛重宜人嘗齋戒禱神人問其故曰爲賢婦祈福也御下慈惠奴僕咸愛戴之呼爲佛母畜小婢如子女恆慮其飢自持餅餌就啖之有過責之而已未嘗箠撻聞人箠婢則怒形於色居家禮法嚴肅年雖老非有故不出寢門親串男子入謁者必坐寢堂上見之家人言語褻慢必斥之性惡酒見飲酒者則不喜宜人惟生我伯兄淸年方壯而卒宜人恆悲泣當是時澧與兄子宗元甫成童宜人督察嚴密聞塾中無讀書聲則呼人問先生在否對曰不在則罵曰先生帶爾口去耶親表往來者宜人至屏後聽其言或不正卽

斥遠之澧表兄陶濟之招澧及宗元晚飯秉燭歸宜人怒責之
并責濟之曰此兩孤子無教爾長者乃與夜飲耶及澧宗元既
長宜人稍歡樂之然生辰稱觴猶禁之惡侈費也所服簪珥無
珍飾一衣數十年見者訝爲古制子孫進新衣藏於篋仍服舊
衣　誥封宜人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是時
澧會試不中宗元郵書南雄以宜人病告會天旱水涸舟不能
行馳至家已不及矣嗚呼痛哉澧以庶子蒙宜人慈愛無異所
生乃遠逐科第不得視疾送終負不孝之罪尚何言哉然以宜
人厚德不有述焉其罪益大乃泣而誌之將與先府君遺事並
刻石於墓道不復求他人之文澧雖不肖不敢誣其先人也
書尉先生
尉先生先考先叔考受業師也嘉慶二十二年澧八歲兄子宗

元九歲先考延先生敎之先生年七十餘首無髮目近視日以吟詩爲樂家貧甚衣皆破敝先叔考嘗因侍坐問曰先生有用錢處乎先生搖首曰我不用錢爾勿費心先叔考悚然退先考讓之曰弟不知先生性情耶我不敢問弟何遽問之先生名繼蓮浙江山陰人乾隆中廣東商籍生員

陳澧曰先生學行澧不及知知此一事然事無大小視人所遇先生一老諸生狷介如此由是推之千駟弗視可也謹書之以志師法且欲今之爲士者知乾隆時士行如此也

書孟蒲生

孟蒲生名鴻光父某山西人挾重資客廣東權子母世所謂西客者也然素性忠厚好施與大耗其資而卒蒲生生於粤不能歸山西遂爲番禺人入縣學中道光甲午科舉人自其幼時能

强記其父爲講子史精華事越數日使覆述之不誤則賚以戲玩之物抱與觀劇以爲常及讀書每日摘鈔帖壁上日閱一徧後月朔所帖易去前月朔所帖日日如是其勤摯如此由是記誦淵博爲詩文屬對工巧好小學及金石文字能爲篆隸書尤善刻印性通脫好戲談鄉試屢不中遂精於中鄉試後會試復不中晚而生子又殤落落無歡未幾卒同縣侯君槙少時與爲友心服之其後歎曰使蒲生不廢學誰能及之曾勉士不如也澧昔與蒲生談小學甚歡洽凡將佚文蒲生誦之無遺誤且言所出澧畏服之又嘗問君讀注疏幾部蒲生曰徧讀十三部矣其實學如此惜其文詩無存者惟中鄉試之文說子夏通五經且用水經注子夏石室事時文家驚爲未有此可見一班矣廣州府修志書欲爲蒲生立傳余哀蒲生聊書此送志局或有可

采擇者乎

書章鳳翰妻李氏

番禺章鳳翰妻李氏隨鳳翰寓居雷州同治二年海水溢鳳翰與李及二婢登屋水將及屋鳳翰脫鄰家高牆攀緣而登失足墮水李急脫釧付婢自投下及水退兩屍相挽而死婢賣釧斂之鳳翰余表姊子嘗從余學能讀書屬文李之父同縣舉人能定余友也余哀鳳翰尤哀李不知其意爲救夫歟爲夫死義不獨生歟二者皆可傳也時方修縣志書其事以備采入列女傳

崇雅樓銘 并序

六月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孔疏曰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咸豐七年余避夷亂寓居橫沙村之水樓偶讀詩疏感慨係之乃題曰崇雅樓而爲之銘曰

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毛公詩序實惓惓心正義有言崇雅示法
我名斯樓自勖志業

千仞庵銘

灃水千仞深且清不受塵垢常虛明投以一鍼外見形淮南之
說感余情念昔先人錫嘉名是之取爾敢不承擬構一庵前兩
楹良友書榜我勒銘鄭君小谷爲余書扁

千仞庵珍藏硯銘五首

灃家有十餘硯皆先考先叔考所遺也刻之日千仞庵珍藏意
有所感則爲之銘

硯兮硯兮昔我童年與汝日日在先君子之前俱蒙愛憐今我
華其顛而汝依然我視爲先友而敬焉

勿躁其心寄託自深硯琢雙蟹取荀卿大戴勸學之意以銘之

青赤二氣合為景星入我硯池文字之靈硯有石眼青赤二暈故云

歸去來耕石田著書百篇是為大有年硯背作井田形

童時頭角頗可喜而今老矣堅臥不起何以飲之硯池水余七歲上學時之硯也琢一牛橫眠故云

止齋銘

黃鳥知止吾豈不如㓨承先志而敢忘諸佚我以老劬我以書收視八極棲心一廬

法帖櫝銘

凡學書者古帖為師一點一畫心摹手追奈何為人而不師古一言一動偭規錯矩嗟乎書無古法固書家之所笑也人無古法尤君子之所誚也故曰學之為言效也

團扇日晷銘

程侍郎遺集有平晷銘其晷畫於團扇集中無之吾友鄒特夫如其法畫扇見貽禮爲之銘效侍郎體

考工眡景緪南北也反復其道錄時刻也逝矣哲人傷心蠹也閉門合轍得朋哉也用廿三度瀕海域也程侍郎製此在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特夫在南海做製故爲二十三度若執炬行蓋天則也貽我齊紈總絲緘也烏夷銅腥啞且默也謂外夷鐘表

附錄程先生北極出地四十度加節氣平晷銘并說

扇平持柄向北启柄底贏丁出銅表取表插孔中視表尖影所指在某節綫即得某時綫某刻綫蓋節綫與時綫相經緯而南北自正故不用南鍼

平規置槷識景曠也綫節綫時互經緯也經緯正矣鍼蠟偲也極出地表表所眡也朔高南下一候尉也用四十度丁象

魏也藝實迺渾西法彙也紈扇爲圜從且概也手揮日光時熏飂也

拱北樓時辰香贊 并序

廣東省城拱北樓有元延祐銅漏壺司壺吏合香屑爲炷視漏箭時刻墨畫分刌名曰時辰香以售於人夷亂樓燬不見此香數年矣倣而製之爲之贊曰

古刻漏法用水實良今變於夷其金不祥有絜壺氏守以水火五材迭用奚而不可曰明曰𩅰揆日知時其陰其夜循火繼之易簡理得是謂大巧授我民時遠物勿寶

新修廣東山川神廟碑 代

導廣東之山自雲南宿袞分二條其一條東過廣西至廣東連山又東至南雄又東而南至揭陽入于海其一條東南過越南

國至廣東欽州又東至新會入于海其支峯以千計而瓊州府
別爲海中一大山導廣東之水分三江西江出雲南霑益東過
廣西至廣東封川又東至番禺入于海北江出湖南臨武南至
廣東樂昌又南至番禺入于海東江自江西長甯東南至廣東
龍川又西南至東莞入于海其支川亦以千計而嘉應州潮州
府之水别爲三江外一大川合廣東之山川而祀其神立廟於
省城之東歲久圮焉同治六年重建如舊制維廣東山川雄遠
其氣鍾於人則賢哲挺生散於物則百物繁殖無事則可富可
教有事則可守可戰惟神實司之近三十年屢有兵事而旋獲
安靖官奉其職民樂其業神之力也某蒙　恩命總制兩廣而
駐節於東新廟既成謹記歲月於廟石若夫海神之廟别在省
城東三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有韓文公之碑在

重修三大忠祠碑 代

三大忠祠者祀宋丞相文公樞密使陸公樞密副使張公舊在厓門明嘉靖中巡按御史吳麟改建於省城之南園歲久而壞

國朝康熙十年番禺知縣彭襄重建乾隆二十三年知縣彭科增祀宋樞密使高公桂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徐公宗仁吏部侍郎趙公樵兵部侍郎茅公湘工部侍郎馬公寶翰林學士劉公鼎孫歲久而益壞同治六年重修焉新作神主奉以三室文公陸公張公中室六公左右室堂廣某丈某尺袤某丈某尺其西後爲一堂曰臣範之堂祠堂之南爲石坊坊南石橋橋左右池橋南爲門又南爲外門皆如舊九月興工十二月落成奉主入祀牲帛豆籩稽之會典視名宦禮薦紳先生咸來拜祠震動肅恭如三大忠式臨其上如六公者在其左右維三大忠大

名塞天地六公因之而與俱傳於今六百年昔人取文公之詩大書四字曰日星河嶽刻於石坊照耀古今至矣盡矣自此之外無可論贊尤無可獻弔惟修祠歲月不可以不記乃書其事刻於麗牲之石以告後人

體仁閣大學士　贈太保翁文端公神道碑銘

皇上御極之初　褒諭大學士翁公曰守正不阿學問淹博未幾公薨　賜䘏又　諭曰品學純粹守正不阿內閣請諡　賜諡曰文端維公歷仕

三朝自詞臣至宰相始遇昇平終濟時艱忠孝勤勞事在　國史及海內士大夫所稱述不可殫紀而　明詔褒揚一曰守正再曰守正易名以端職此之由千秋之論定矣公子前任安徽巡撫同書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同爵右春坊右贊善同龢以公

將歸葬奉行述年譜寓書於公門下士陳澧爲神道碑銘澧再
拜而書之曰公諱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南常熟人曾祖諱汝
明早卒本生曾祖諱汝弼祖諱謙皆不仕考諱咸封官海州學
正皆　贈光祿大夫體仁閣大學士本生曾祖妣錢氏祖妣王
氏前妣許氏皆　贈一品夫人妣張氏　封太淑人累　贈一
品夫人公七歲能屬文人稱神童稍長爲生員舉人才名大震
體貌魁碩見者知爲偉人丁學正憂家貧常館於外道光二年
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典福
建鄉試督廣東學政轉左中允直　上書房授　惠郡王讀書
升侍講典四川鄉試督江西學政歷左右庶子國子監祭酒十
五年授奉天府丞兼督學政公事母至孝奏言臣母年七十餘
不能迎侍關外乞解職歸養

上意方嚮用慰諭曰俟汝母年八十許汝歸公感涕赴任旋授
大理寺少卿　召還復乞歸
上曰得人甚難汝少留復直　上書房授　皇六子讀書十八
年奏言臣母年八十乞歸許之二十五年丁憂服闋欲不出會
同書以編修督貴州學政　召見
上命傳諭趣公還　朝復直　上書房授　皇八子讀書再補
祭酒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授工部左侍郎
文宗即位調戶部右侍郎咸豐元年典順天鄉試兼署吏部右
侍郎升工部尚書兼署左都御史充　實錄館總裁　經筵講
官三年廣西賊竄入湖南北遂陷江甯公疏陳八事一曰速合
勦二曰守江淮三曰清捻賊四曰覈浮冒五曰卹災民六曰籌
糧食七曰培元氣八曰振紀綱

上命會同大學士戶部統籌軍餉又命兼管順天府事務賊犯
天津京師震動公條奏守禦事請順天府各營歸府尹管轄又
奏京城團防法時關東索倫兵東三盟蒙古兵屯京城外皆工
部順天府供給公晝夜勞瘁鉅細無不辦戶部議以銀票給軍
食公奏言不便有　旨切責會通州捕役有搶劫者部議革職
居月餘起爲吏部左侍郎調戶部右侍郎升兵部尚書調吏部
尚書復充　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調戶部
尚書八年充　上書房總師傅擢體仁閣大學士管戶部事務
公屢掌戶部愼持大體初爲侍郎衆議蘇松漕糧改徵銀公持
不可事得寢再爲侍郎請停鑄當千當百大錢至是度支日匱
公勞神焦思至廢寢食而言利者競進公曰戶部古之司農也
諸君盍顧名思義乎會有請弛鴉片煙禁者公歎於

上前爭之而戶部尚書□□主弛禁收稅廷臣集議皆默然公
正色曰若此何以對
先帝乃罷會凡□□所爲掊克事皆力止之□□大憾每事相
齟齬公以足疾請假旋請開缺
上許之初戶部設官錢鋪行鈔票積久生獘公擇司員廉潔者
司之□□欲傾公奏請除奸商遂興大獄
上命□□□□□治其事逮司員下獄欲坐以贓而窮治無所
得□□請　命公詣刑部當是時大學士柏葰下獄棄市未久
人皆爲公危僚友莫敢至門公夷然曰是欲我爲肅望之耶
上知公清正釋不問惟交部議處補官日革職留任
今上卽位
兩宮皇太后臨朝誅□□□□　命公銷假聽候簡用公自陳

衰老不堪任使因上封奏臚舉人材有　旨開復革職留任處
分以大學士銜管工部事務公以足疾辭　命免帶領引　見
及一切勞苦事同治元年
皇上讀書弘德殿
皇太后命公授讀使內侍扶掖出入十一月朔入直遘寒疾越
五日薨年七十二
皇太后
皇上皆震悼　命　醇郡王奠醊　贈太保照大學士例　賜
䘏入祀賢良祠先是同書爲安徽巡撫被劾下獄公疾甚有
旨出獄侍疾及公薨有　旨俟百日後入獄遂　加恩遣戍烏
魯木齊　加恩公諸孫曾源以舉人　賞進士一體　殿試曾
純以候選同知郎選曾榮以監生賞舉人曾桂以刑部學習郎

中爲候補郎中曾翰以舉人　貲內閣中書先是同穌以咸豐
六年一甲第一名及第至是曾源復以一甲第一名及第海內
榮之公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早年詞賦偉麗擅名於時
非所好也中年研精經史敦尚實學嘗告陳澧曰漢儒之學如
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此公學問大旨澧
所得聞者敢附著之蓋
上諭所謂淹博而純粹者歟銘曰
維公名儒位極台輔
先帝所拔以遺
聖主維公大老德如臯夔
聖后所命以爲
帝師中更病退保身之哲豈惟保身國體罔缺中更吏議

聖主之恩豈惟施恩扶持正人公如松柏孰伐孰翦惟欲伐翦
公名益顯公如山嶽孰撼孰傾惟欲撼傾益彰公名公名隆隆
克正克端　明詔所垂史筆不刊公德淵淵惟忠惟孝學綜羣
籍心通大道　國恩旣渥家祚彌光巍科高秩子孫大昌爰知
正人實天所祐刻此豐碑示千載後

江南淮海兵備道桂君墓碑銘

君諱文燿字星垣其先浙江慈谿人祖鴻以廣東商籍生員改
南海籍中舉人官安徽涇縣知縣父士梧議敘直隸州州同銜
　贈封皆如君官君中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乞假歸娶丁母憂家居七年乃還京充湖南鄉試副考
官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出爲江南常州府知府調蘇州府升署
淮海兵備道告病旋丁父憂歸咸豐四年三月卒年四十八君

聰明絶人讀書不屑治章句恆以功業自任處事精敏理紛制變應機立斷神思湛然默計天下大事殫心規畫咸得要領及羣盜肆擾益奮然有撥亂之志嗚呼君才甚奇志甚大惜乎未得施用而遽死也君自言服官中外能行其意者惟常州養流民一事道光二十七年洪澤湖漲總督開六閘洩之水所至田廬皆沒流民南渡江巡撫令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留養之諸府州請少受人數君獨請受二萬人告吏民曰吾一府八縣縣率有二百餘圖八縣卌處二千圖一圖率一千家二萬人按圖分之圖十人傭其力以給之食以千家養十人則不費分其人則不生事皆大悅散去於是一府不見有流民其爲御史三上封奏留中者二不知所云也其一曰州縣有守土之責任重而權輕近者湖北崇陽縣湖南武岡州賊皆戕官城守弁兵不爲

州縣用州縣束手待斃萬一歲歉民飢奸宄煽誘州縣不能剪除及大用兵力東勦西逃此滅彼起如昔時三省邪教之事則難善其後矣臣請州縣倣照軍民同知例兼轄營伍城守聽其節制知府倣照兵備道例一律辦理奏 旨下部議部駁不行及粵西賊騷擾半天下州縣殘破如君言其告病在家聞賊犯長江曰江南必敗已而江甯陷如君言又曰能禦賊者惟山東巡撫李僡已而賊犯山東不得入境如君言又曰廣東賊必起起必於東莞君卒後兩月賊起先陷東莞如君言又曰世人恆憂河合於江是不然河之南地高於北異時必北徙君卒後河決豐北如君言君之才雖未施用觀其料事之明可知矣君又論古今通獘曰元氣剝削紀綱隳敗又曰夷狄輕中國草野輕朝廷百姓輕官長商賈輕士大夫嗚呼皆名言也澧昔與君同

爲諸生坐同席出同行勸善規過情若昆弟嘗問君曰我二人性情學術出處無一同者而獨相好何也君徐思曰我亦不解也君今死矣三十年交情痛不能已雖然豈獨爲交情耶竊爲天下惜此才也君二子均堤以咸豐五年十月葬君於廣州城外銀坑嶺之原銘曰

有美人兮冰玉姿軀榦秀削微鬚髭清談雅謔妙解頤誰知腹有千熊羆鬱轖胃腸光陸離孅孅素手理亂絲皎皎神劒剸蛟螭昂昂騏驥脫勒羈嶢嶢砥柱不可移偉哉斯人天下奇造物將奚以汝爲埋之深山海之涯千載悠悠誰得知他人不知我知之以淚濡墨書此碑

張南山先生墓碑銘

張南山先生之墓在廣東省城東北銀坑嶺畫岡夫人金氏合

葬子祥晉祥安葬左右先生以祥晉　封通奉大夫孫兆熙等立二品之碑而陳澧刻辭曰先生諱維屏字子樹一字南山曾祖諱廷望自浙江山陰遷廣東番禺祖諱元前祖妣王氏皆早卒繼黃氏奉　旨旌表節孝考諱炳文四會縣學訓導妣耿氏兩世皆　贈通奉大夫妣皆夫人先生幼能詩年十三應縣試知縣吳政達奇之爲之誦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字之曰南山里中方氏有園池集諸名士賦詩先生以童子與焉方翁許嫁以女未婚而死先生悼以詩辭采哀豔傳誦一時嘉慶二年爲諸生九年中舉人以祖母年老不赴會試而肆力於詩粵中推爲詩人後會試至京師翁覃溪學士曰詩壇大敵至矣會試屢不中大挑一等不欲爲知縣改教職選臨高學教諭以親老不欲渡海告病與友數人築室白雲山居之又遊羅浮山

爲詩益奇道光二年中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湖北補長陽縣署黃梅縣江水潰隄災民遍野先生請帑金賑之上官奏其績曰盡心民事深洽輿情調署松滋縣廣濟縣不欲收漕曰不浮收則漕費無所出浮收則理不直理不直則氣不伸吾甯棄官以伸氣遂告病上官留之署襄陽同知丁訓導君憂服闋不欲爲知縣將改教職親友助以貲捐升同知分發江西署袁州府同知泰和縣知縣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兩登廬山賦詩先生好游山告病歸游鼎湖山七星巖西至桂林遊諸巖洞返番禺賃居花地之東園以詩酒絲竹自娛長子祥泰爲園於花地之西曰聽松園先生時往遊焉自嘉慶道光咸豐數十年同輩詩人零落殆盡而先生巋然獨存年老耳聰目明讀書日有程課爲學海堂學長堂中士虞必芳少年善屬文先生往拜之曰昔

吳學士鼒老矣聞人誦吾詩輒來拜我我今敢不畏後生耶其愛才如此所著書曰讀經求義曰經字異同曰史鏡曰國朝詩人徵略曰松心詩集文集尤精醫術而不著書自言學醫四十年得黃氏元御書乃通長沙之學其深造過於詩也道光中林總督則徐奉旨至廣東禁鴉片訪於先生先生曰毋開邊釁已而夷人攻省城咸豐六年夷人又攻省城礮子及先生坐旁乃徙居城西之泌村七年城陷祥晉官江蘇候補道泛海歸省親病殁逾年金夫人卒仲子祥鑑季子祥安先卒先生曰吾亦將去人間矣生平慕陶淵明及有疾誦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九年三月賦詩辭世而題曰九月果以九月十八日卒於省城清水濠里第年八十祥泰官湖北知縣先生卒後祥泰亦卒先生子四人今無存者有孫十人曾孫口人澧童時

蒙先生獎譽至老契好彌篤先生嘗招飲手一巵曰飲此他日銘我墓石既而自言曰狷者也嗚呼澧之述先生何如先生之自述哉先生歿時澧喪長子哀傷成疾不能握筆常恐遂死永負先生之託而今猶在幸也乃爲銘曰

邈矣先生其德愔愔有睟其容有介其心位不副德守令丞倅功在救災道在勇退既退而休視聽可娛有山有水有詩有書既壽而康期頤可卜世有盛衰家有歌哭賦詩而逝飄如登仙既享高名亦獲大年大年有涯彭殤一邱高名無涯片石千秋我爲銘章敬踐宿諾老淚浪浪與筆俱落先生有靈知我心悲嗚呼何日九原同歸

張賓嵎墓碑銘

君諱祥晉字賓嵎詩人南山先生之子也道光十八年舉人會

試屢不中以海疆捐輸議敘員外郎分發工部營繕司行走咸豐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轉江南道監察御史咸豐元年河決豐北
君奏請江蘇漕糧由海運以所省運費濟河工而以滯留漕米
三十萬石賑災民
上從之授刑科給事中廣西賊走陷金陵君奏言廣西用兵以
來咸曰無將才臣以為將才惟謀與勇今日之急以勇為先撫
撫養尊處優距賊數百里凡所調遣下一札行一牌其事遂畢
惟靜坐以待稟報飾詞以作奏章此豈能滅賊者今軍營將弁
最勇者提督向榮乞
皇上取畏葸諸將置重典而命向榮為統帥且令保舉勇將則
士卒踴躍用命矣奏入
上命向榮為欽差大臣賊至河南京師未設備君與同官紳奏

言京城外宜立營城內亦編保甲京城及通州米倉有在城外者宜先支放或運米入城江甯揚州宜分兵選將入衛京師奏入

上命設巡防處已而賊至直隸君奏言賊距京五六百里若待直隸總督及軍營摺報恐誤事機請飭州縣探賊在三百里內者兩日一報二百里內者一日一報一百里內者一日兩報先須格式使州縣塡寫由順天府以聞

上從之由是京師防衛嚴密偵報迅速君有力焉授廣西左江道君出京遲緩被劾革職是時逆賊李開方據高唐州之馮官屯科爾沁郡王僧格淋沁以重兵攻之不克君詣軍營言曰此距徒駭河百二十里穿渠灌之可滅也王問君能穿渠乎曰能幾日渠成曰十日王曰十日賊覺遁矣限五日君唯唯而出至

營門王下令限三日君大駭急集夫役執令箭馳馬大呼晝夜不絕聲衆役併力三日渠成水大至賊不得出遂乞降王奏復君官發江蘇候補夷寇陷廣東省城君欲歸省父母求上官爲催餉委員僞爲賈人附上海輪船四日而至見父母於城西之泌村又潛往謁督撫欽差謀殺夷復城時方盛暑感疾卒於省城之西關咸豐八年八月一日也年四十二妻金夫人繼妻戴夫人子四皆金夫人出兆甲舉人工部候選主事兆耆先卒兆鼎年十三中副榜貢生時稱神童兆豐尚幼兆甲自京師奔父喪歸而祖父母相繼卒乃葬祖父母而以君祔焉請余爲銘嗚呼君爲余門人自其童時至其死數十年情事何可勝道惟一慟而已銘曰

敏於謀而仕中蹶矣銳於事而身早折矣父母痛子相繼而沒

矣君死有知目不暝而淚血矣我書此銘心愴絕矣

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張公神道碑銘

誥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張公之墓布政使銜前四川按察使方君爲之表公長子樹聲今官兩廣總督以　大清通禮一品官墓當立螭首碑高八尺有奇命陳澧爲銘澧以方表讃述詳實乃檃括而爲辭曰

伏惟張公挺生合肥厥諱蔭穀字曰藍畦昔在遠祖著籍江西爰自前朝始遷於斯奕世隱德弗揚其輝鍾美於公含和吐奇廣學勤敏幼無游嬉長入黌序文譽騰蜚三試不售棄之如遺孝養二親逮王父母父足生瘍吮膿以口教子文行講貫析剖平康於家拮据於手道光季年盜起壽州劫公之鄉爲賊爲盜公率鄉人磨刀礪矛一擊賊破狂奔弗留公退而思及是綢繆

沈機密備選勇練謀勖以大義諄諄弗休俾爾忠孝生心油油
咸豐之初髮賊爲害竊據金陵僭號侈大捻賊繼起如蜂如蠆
同惡相倚如狠如狽公倡團練披戟成隊乃率二子料簡鋒銳
擊賊於巢英霍潛太暨無爲州羣醜崩潰柰何官軍蓄志奸猾
不應不援擁眾自衞俾公鄉兵大功弗遂維公之居曰周公山
大潛紫蓬鼎峙其間公謂禦賊壁壘必完顧眾築堡萬夫爭先
有周盛波有劉銘傳復有三家董唐與潘受公條約臂指結聯
其堅如城其安若磐髮賊悍者曰陳玉成捻賊健者曰張落形
各擁萬眾直突橫行公怒而呼出我堡兵與決一死戮此鯢鮪
是時江淮列郡糜爛公居一鄉能捍大難甫離兵凶又遭歲旱
收合擔石分哺粥飯公家已毀公財已散救災恤貧有志無倦
維此德人宜享百齡五十有八梁壞山傾赴弔屬路兩泣沾襟

胡不憖遺天乎弗膺知天心報以後福三子一品總督提督餘子簪名咸食天祿其笏滿牀其　誥　建軸孫曾蟬聯嶷嶷頭角巍哉高門蔚哉喬木綜覽遺事得公生平曰孝曰仁曰勇曰誠固宜奇功出自儒生勞而不伐一命未膺奄及遷化迭受恩榮峩峩豐碑鬱鬱佳城過者下馬觀此刻銘誦之琅琅千秋有聲

記名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官張公神道碑銘

誥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官捍勇巴圖魯張公諱樹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　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之子今兩廣總督卓勇巴圖魯之弟也咸豐三年髮賊捻賊為亂江淮數千里無完土公隨父兄團練鄉勇淮軍之興自張氏始公以親兵二十八人擊賊巢縣擒斬偽尚書五人克復來安潛山

至大湖所部五百人遇賊陳玉成衆萬人與戰公軍糧火藥皆盡賊屯堤上公夜率敢死士緣隄下蛇行入賊中大呼殺賊賊驚潰當是時公與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周公盛波皆以名名其軍曰樹軍銘軍鼎軍盛軍今大學士李公統率之規復江蘇與諸軍擊賊克青浦嘉定常熟賊皆降福山賊降而復叛攻常熟公以舟師至風潮震盪無泊舟地登岸欲結營而賊大至公與鏖戰竟破之移兵克常州又從曾文正公擊捻賊於魚臺沙河許州皆敗之又敗賊於豐於定陶於曹追賊於汝甯曾公國荃檄君援德安至新家柵賊縣亙十餘里隔水而陣公麾兵渡水殺賊無算賊奔窮追而賊橫走截公軍後公力戰至夜半馬立積尸中不能行下馬鬬死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春秋四十有一事聞　贈太子少保銜　賜謚勇烈給騎都尉兼一

雲騎尉世職本籍及立功地方皆建專祠及賊平
上追念前勳　賜祭一壇嗚呼公賦性忠勇兄弟皆百戰立功
文武官階皆至一品兄熾而昌弟煩而折則命也公之死以自
負其勇然公生平本不畏死故遇危難輒傾身赴之惟賊未滅
而身先亡爲遺憾焉耳自髮賊捻賊擾亂天下十餘年將吏戰
死者以百數卒之殄滅羣醜重開太平由諸君子誓死報國斷
脰決胸而不悔乃克成此大功是則公之死卽公之功也而又
何憾焉凡屬在國殤皆得以此弔之矣公曾祖考諱某妣某氏
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妣某氏三代皆以公　贈建威
將軍妣皆一品夫人公娶吳氏繼娶黃氏　贈封皆一品夫人
側室王氏生子雲逵襲世職公以光緒四年某月某日葬其鄉
大潛山陽華城寺之西原李相國爲之誌足以傳矣制府友于

之誼有餘哀焉又命澧銘神道之碑其辭曰

中興出將淮西東屹與湖湘稱並雄合肥兄弟二張公奕公每戰爲軍鋒乘危犯險多奇功奮身深入虎豹叢將星墮地光熊熊公心但有孝與忠忠孝盡矣生死同九原持此告我翁神祠萬衆趨鞠躬又來拜瞻馬鬣封靈之來兮雷電從雨颯颯兮雲蓬蓬四山松栢生威風

誥封光祿大夫四川岳池縣知縣何公神道碑銘

四川岳池縣知縣　誥封光祿大夫江蘇巡撫香山何公卒於里第長子璟官兩江總督聞訃歸葬公於城東大嶺頭之原屬澧爲公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曰愈字德持號雲畡祖諱夢齡邑學武生考諱文明乾隆己亥　恩科舉人河南洧川縣知縣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少好學能文應順天鄉試

不中捐納州吏目嘉慶二十一年分發四川署墊江縣典史遂州吏目道光五年補會理州吏目苗人殺漢民知州以公事出命公代驗土官使人以數百金獻於公乞無驗而以自戕報公揮其金去之土官率數百人衷甲來迎公不懼驗得殺傷報官并言土官獻金事上官杖土官而黜之由是公名大著任滿兼獲鄰境巨盜送部引　見捐升知縣返四川大吏命主西藏糧臺故事糧臺官見達賴喇嘛膜拜達賴坐受公長揖不拜達賴笑握公手延之坐曰君有根器人也咸豐元年補岳池縣知縣縣人有曾為兵備道者素驕橫初見公有請託事公正色拒之遂畏憚不敢逞一縣大治時湖北長髮賊擾亂公曰寇氛雖遠不可無備繕城郭庀器械公去官後賊至圍縣城後任官得君所製槍礮火藥城守遂堅三年李太夫人卒於里第公以寇盜

塞路不能歸會寗遠猓夷焚掠冕甯鹽源西昌諸縣大吏奏以公參總兵占泰軍事西昌縣令以民變告公單騎往視之萬衆譁於縣堂問之則曰彼夷焚掠乞勦之公與縣令謀給之飲食爲棚以棲之遂告之曰爾平日欺夷如鹿豕夷憤極成此巨患也乃請於總兵得兵五百人復募三百人入夷巢斬數十級餘皆遁師還夷尾其後復以𪭢擊之皆潰是役也以數百人破夷衆數千越巂之夷凡十七支聞之皆懼乞投誠請漢民復業無食者貸以粟無屋者賙以材木公告民曰彼夷尙有良心者也今後宜相安民皆悅因爲立法十二章使歃血而盟夷患遂息事甫定復有滇寇韓登鰲入會理聲言與回民夙讐將報之諸回亦焚民居知府及總兵命公往至則人心惶然言奸細伏城內公下令毋閉城門三日後大索容奸細者斬越三日士民上

揭言賊黨盡遁矣公爲榜文遣人諭登鶯登鸞曰我非反也毀
讐卽歸公以兵逼賊營又發告示爲釋讐怨賊稍退其未退者
尚五千餘人公揚言使民兵及回人夾攻而自率官軍衝擊之
賊懼盡退公復爲手諭以誠回人回人曰道光十六年水災我
等田廬皆沒何公策馬渡水賑我又爲我疏河道除水患至今
不忘公今有諭請各錄一通永遵守之事既定有攘公功者不
自表暴還成都僦居灌縣蒔花種竹泊如也同治元年以長子
官盧鳳道遂去官就養既而歸廣州十一年某月某日微疾而
終壽八十所著書有玉帳狐腋四卷存誠齋文集十四卷餘甘
軒詩集十二卷退庵詩話十二卷子五人長子今官閩浙總督
次某某官次某某官孫七人某某官曾孫三人公在廣州時嘗
見訪氣體雄偉老而不衰見示文集議論風發文如其人禮敬

仰之總督之歸也小冠青布衫徒步來訪其高致如此尤心折焉索爲文其敢以老拙辭乃爲銘曰

粤有欖山何實巨族厥氣磅礴特鍾光祿卓哉循吏錚錚有聲平能理民亂能將兵以諭則服以戰則捷讋者以解悍者以讋有功不伐有官可休有子顯貴作督八州一品告身八秩壽考偉然鬚眉上庠國老著作行世有文有詩復有兵法登壇者師棻葉蕃昌善門餘慶蔚然世家光於志乘佳城鬱鬱豐碑峩峩刻此銘詩以誦以歌

東塾集卷五終

東塾集卷六

番禺陳澧撰

浙江湖州府知府候選道楊君墓碑銘

君諱榮緒初名榮字浦香一字孟桐姓楊氏番禺人祖德發父其蓁皆以君貴　贈如其官君童時考取縣學生員道光十五年中舉人咸豐三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補授河南道御史十一年轉掌四川道題掌河南道署刑科禮科給事中同治二年簡放浙江湖州府知府時長髮賊據湖州四年官兵克復乃到任當殘破之後數十里無人烟白骨徧地君收葬爲叢冢數十區招集流亡設廠留養墾荒田理糧冊修城垣浚川渠積穀置倉重建學宮復設書院課士設育嬰堂收養者萬計編察保甲有奸民復謀作亂捕而誅之湖州蠶桑

之利甲天下亂後桑樹伐盡君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秧未幾蔚然成林民業復盛數年之中百事修舉未嘗文飾簿書張皇條教而百姓實受其惠尤盡心鞫獄堅坐詳問吏役立侍相更待而君無倦容放告之期出坐大堂來者直入無阻觀其狀有虛誣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此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汝持歸細思果如此明日再來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即日手自批發恆數百言剖析曲直情理兼盡觀者咸服由是訟牒漸稀兼旬無一紙刑具儆而不試隸役無事賣果於府門以自活論者以爲能使無訟焉君廉儉絕俗出於自然初到任時衙署已燬後重建之宅門內減於舊址曰如是足矣客廳無氈鋪地客至笑其陋出門僕人步從道旁觀者皆曰未見太守出從無馬騎者也每至歲暮上官知其匱乏各有饋賻乃得度

歲布政使蔣公益澧欲拜君爲師君辭不敢當曰豈有上司稱弟子者耶君遇屬吏謙厚有過者和顏告戒所上公牘有疵謬使自改之莫不感戴客有自江蘇喚船來訪者船戶問曰往見湖州府耶好官也其循聲遠播如此十年大計卓異入都引見奉旨回任候升而君以年老漸有歸志以民情愛戴遲遲未去十三年君之生辰府經歷以俗禮燃燭堂上君滅而還之同僚來祝壽君避於鄉村皆不懽而罷謂君矯情遂爲譏毀君亦以老病欲去官值大計之年例不得告病乃捐升道員巡撫調君赴省君卸事病不能往卒於公館時同治十三年六月某日年六十有六卒之日吏民悲泣及於婦女湖濱農人入城哭奠船戶輿夫皆哭請往時伺候府門以待驅使君始免之也郡人立德政碑又具呈大吏奏請入祀名宦奉旨允行君柩歸

廣州浙人猶有詣厝所拜謁者君性情誠樸遇事謹愓吶然如不能言而善爲文章其始追擬魏晉既而曰此太高矣乃效任沈博綜經史尤精說文之學究心篆籀至不能爲眞書其專篤如此同縣侯君模學問最精博每見君輒求講說文數字歎曰此所謂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也未第時授徒十年講經必講注疏從學者數百人學海堂推爲學長守郡後專心吏治注解律例以治經之法爲之謂律意即經義也生平所讀書皆有評識其文章多不存稿是可惜矣余少時與君同肄業粵秀書院時順德盧君同伯南海桂君文燿並爲院長陳厚甫先生賞識盧君早卒吾三人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桂君之歿今又二十年矣君與余俱老常願得一相見而死而竟不能也不亦哀乎君之子三人近光近仁近思伯季先卒近仁奉君之喪歸

余迺哭江干告之曰速書湖州政績來及我未死當爲銘銘曰
其德悟悟其行兢兢其學矻矻以醇儒稱孰知醇儒乃有吏能
煦物爲春澄心若冰奄其逝矣萬涕沾膺領於　天閶祀事是
承敬君德業愧我友朋摛文豐碑老矣弗勝

誥贈光祿大夫候選知州馮君神道碑銘

君諱玉衡字尹平先世自江南定遠遷廣東南海曾祖諱元舉
人　欽賜國子監學正祖諱昶國子監生考諱賡颺翰林院庶
吉士山東黃縣汶上縣知縣君少負才氣舉止倜儻捐主事未
分部道光二十一年夷寇犯廣州靖逆將軍奕山率大兵討之
聞君才名招入大營以督守出力奏　賞藍翎又捐建虎門礮
臺以知州用咸豐元年廣西賊亂大學士賽尚阿率大兵討之
聞君才名奏爲隨員攻克古眉峽奏　賞花翎時廣東人多募

勇丁赴廣西者賚公命沿途止之君從弟伯衡亦募勇至梧州關不得過勇丁有刧掠市肆者君還京後舊僕有怨於君告伯衡反逆而君知情有　旨交刑部審訊君言伯衡非反逆遂奏請刑訊

上不允刑部行文廣東解伯衡入京而長髮賊梗路君繫獄五年伯衡至乃定讞伯衡流湖南僕發黑龍江君戍伊犂伊犂將軍命君司文案君治事勤敏將軍大悅將奏請免戍復官而君遽卒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君遣戍時挈妾盧氏子豫光同行君卒後回賊陷伊犂城豫光從軍戰歿盧氏自殺君長子燧光奔喪出關至古城子遇回賊幾不免乃還光緒元年燧光官江蘇蘇松太道蒙　恩贈君一品階二年回賊平燧光求解官出關訪君　柩而請君從弟祖壽先之祖壽至

伊犁訪得君殯在廣東義園而盧氏及豫光遺骸不可得矣遂
啟君殯載柩東行煥光迺於途扶柩至上海而卒君仲子奎光
先卒叔子瑞光奉君柩歸葬廣州城東銀坑嶺梭布岡之原嗚
呼以君之才可以立功於當世從軍者再鬱鬱不得志且幾陷
不測之禍及遣戍五年小試其才將免罪復官而遽殞沒豈不
哀哉然蒙
文宗顯皇帝如天之仁不使受桁楊之慘又蒙
今皇帝殊恩極光榮於身後且地處絕塞時更兵燹而坏土無
恙終得歸於故鄉以安窀穸斯不幸中之大幸矣君配伍氏
誥贈一品夫人瑞光官江蘇候補道豫光奉　旨入祀孝弟祠
孫四人啟勛啟鈞啟撰啟爵君少時與余善瑞光請爲銘銘曰
前有奇禍黑獄圜扉後有大福高官袞衣丹旐東來萬里載馳

伯也猝止叔也昇歸予孝孫賢慰矣勿恚卜茲吉土後福是宜
靈兮愾然鑒我銘詩
誥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江蘇蘇松太兵備道監督江南海關
馮君神道碑銘
光緒四年江蘇蘇松太道馮君出塞求父柩歸卒於塗事聞
奉旨入國史孝子傳嗚呼此二百餘年未有之曠典也君
父贈光祿大夫候選知州諱玉衡戍伊犂事在光祿神道碑
君諱焌光字竹儒咸豐三年舉人會試詣京師光祿下獄君日
詣刑部號哭呼冤不得直光祿遣戍君隨至烏魯木齊乃還京
會試同治元年光祿卒於伊犂君在曾文正公安慶軍營號哭
奔喪而寇賊半天下不能行乃南出虎門泛海北至天津西出
歸化城繞草地歷外蒙古至古城子值回部之亂不得前痛哭

而返逾十餘年恆飲泣光緒二年大兵克瑪納斯南北城君官
蘇松太道求解官赴伊犁訪父柩奉　旨賞假一年無庸開缺
時叛回猶出沒無定惟商賈得往來其間君從父祖壽慷慨能
任事爲商賈裝先往而君隨其後祖壽得光祿柩於伊犁廣東
義園護以東行君遇於安西沿途哭泣成疾至江蘇龍江關疾
甚越上海甫至而卒嗚呼君廿年中凡三出塞極人生之哀苦
勞險以報其親而損其天年豈非至孝哉君少時治舉子業溫
雅恂恂及遭光祿之難乃發憤爲經濟之學詳究中外地理算
學製船製礮之法性情一變爲沈毅豪壯當寇賊大起君入曾
文正公幕府爲治文書捐內閣中書保奏升同知及奔喪不得
達而返今相國合肥李公督兩江委辦江南製造局事奏　賞
花翎升知府以輪船造成升道員補授蘇松太道加二品頂戴

贈三代一品及奉光祿柩歸中途得　旨不論行抵何處入都
引　見蓋將大用也而君遽死嗚呼惜哉君官蘇松太道監督
江南海關總理各國衙門以將遣使外國命各關道議其事君
議上八條大略謂使臣必有品望乃不為外國所輕外國君相
若問　朝廷典章苟不能對貽羞實多又謂俄德兩國雄長歐
羅巴洲法國有創深痛鉅之情英國有脣亡齒寒之懼美國僅
取自保不為遠圖中國擇交當以德國為先英國當削弱之後
不欲啟兵釁日本雖啟釁而急退雲南為英法俄三國垂涎然
不敢遽敗和議使臣當覘知外國虛實消患於未萌又謂中外
交涉之事惟傳教通商兩端而通商之害尤甚外國通商奪我
利權若中國輪船能往外洋則彼不能奪我利華人多在小國
當設理事官以鎮撫之又必有兵船以為保護使臣亦行[illegible][illegible]

也不爲彼所牽制令號爲習熟洋務者皆市井之輩當選諸軍將士沈毅篤實者與使臣偕行習知各國兵法華人在外國者亦必有人才當收之以備用其餘議臺灣採煤開礦議駁外國租中國地界停捐皆謀慮精審君在上海設書院分六堂教士曰經學曰史學曰算學曰輿地之學曰掌故之學曰辭章之學又刊譯外國之書數十種嘗欲乘所造輪船繞地毬一周以覽各國形勢風俗其志氣雄邁如此君卒於光緒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子二啟勛啟鈞君卒後君弟江蘇候補道瑞光及啟勛奉君靈柩歸廣州與夫人張氏合葬城東銀坑嶺龍顆寺之原銘曰

猗孝子兮隕厥身垂青史兮耀千春才槃槃兮蘄濟屯嗟哉隕折迄未伸出其智略邁等倫後賢採擇可策勳伐貞石兮刻斯

文下馬讀者悲沾巾

護理廣東肇羅道署肇慶府事瓊州府知府王君墓碑銘

君諱五福字鄉庭內務府正白旗人祖廣傳廣儲司郎中兼正紅旗滿洲參領父鍾祥廣東東莞縣知縣君甫成童而祖父相繼卒劾力內務府補造辦處筆帖式升六品庫掌京察一等記名以員外郎升用倣鑄內務府銅礮稱旨奉命赴盛京鑄礮有索賄者君不與礮成燃礮者不如法礮裂君坐辦理不善降七品筆帖式捐納改縣丞分發廣東署雷州府經歷番禺縣縣丞咸豐三年代理曲江縣時土寇甘先練四虎陳金剛何祿等圍攻省城又破清遠縣犯韶州府衆十餘萬環攻府城據城北帽子峯俯瞰北門鎗礮雨集提督總兵兵備道知府分守東南西諸門莫敢當北門者命君守之賊遣諜者約城中人爲內

應君察知之捕斬數十人賊計沮乃穿地道實火藥至北門下君聞地下有聲鑿濠橫截之濠未成而火藥發城崩君率兵出城拒戰而下令以油桶貯土紮爲短牆賊不得入初守城時買油燃火照夜或欲析油桶爲薪君不許至是竟得其用是時諸門兵亦至賊退君遂擊帽子峯賊賊走渡水溺死者千人其得渡者奔白土君收兵入城而下游賊至勢復振湖南兵來援與賊戰君請出助戰上官不許湖南兵遂敗賊乘勝復至城外君不白上官率兵出擊退之初賊將至韶州衆議守城君曰城中兵少死守無益賊衆烏合迎擊可破也上官不從至是君屢出戰果大捷時省城賊退鹽運使沈棣輝率兵至賊散走凡戰守十閱月韶州城得全君撫循彫獘士民從賊者誅之脅從者宥之韶州遂安七年調署陽山縣以守韶州功奉　旨升知縣加

同知銜賞戴藍翎補東莞縣調署番禺縣總督與夫與縣役冊至縣堂君皆杖之或謂觸總督怒君曰我去官如敝屣耳先是英詰利入省城逾年夷兵退而夷酋與官雜處君以事忤酋酋邀君至夷館將挫辱之羣酋列坐堂上君至不起君罵曰夷狄無禮爾能殺我耶我不懼也脫冠擲之酋留君於館縣民皆憤聚衆將奪君酋乃悔謝同治元年升廉州府知府粵中自用兵後官事繁多士人設公局理之其後遂擅決訟獄君至廉州士人皆畏其威不敢專有富人橫於鄉君杖殺之一郡大服二年調補瓊州府五年調署潮州府未幾調署高州府六年調署肇慶府兼護理肇羅道大吏奏君卓異其考語曰剛正不阿循聲卓著奉　旨保舉循吏以君為第一七年十一月病卒年六十二妻劉氏　誥封恭人同治八年十二月卒子蘊璣奉君及恭

人之柩歸葬請銘銘曰

其性也剛其氣也彊爲世所忌而名益揚非由科目文史能讀非出行間搏戰無前頁政孔多胡可殫述大書豐碑循吏第一

廣東補用知府潘君墓碑銘

君諱銘憲字季文一字少城浙江永嘉縣人也父諱壎官山西繁峙縣知縣君奉母家居母卒君過哀如有心疾早夜詣柩前呼母如生時繁峙君聞之召至山西繁峙君卒哀痛如初君弱冠爲縣學生鄉試屢不中以捐例爲縣丞分發廣東署揭陽縣丞旋署鎮平縣平遠縣調署普寧縣咸豐四年廣東土寇大亂其在潮陽者曰陳娘康率衆犯普寧君使人毒殺之未幾揭陽惠來賊亦至普寧北山賊許梅旗岡賊余暗應之君以縣城卑薄築土城環以竹柵賊衆數萬集城下而潮陽賊林竺林烏和

侚柚攻縣西之鯉湖君自守城命外委林華春擊斬竺等賊攻城二十餘日每大風雨攻愈急城將破者屢矣君百計守禦老幼皆登陴薪米將盡君曰事急矣非大戰不可使人潛出約鄉民合力殺賊乃開城出戰擒斬千七百餘人遂攻北山旗岡斬許梅余瞻敗死當是時廣州賊攻省城大吏不暇救外縣君以危城當悍賊數萬無兵無餉身率士民破賊解圍上官奇之命兼署揭陽縣事攻蕺萃槐園廉子諸鄉賊寨盡平之遂專署揭陽縣事上官命取從賊鄉村田產入官君不可曰賊敗之後民皆逃散當招之使歸若取其田產絕其歸計必復聚爲賊難未已也上官從之七年英吉利陷省城欽差命各府縣加稅商賈以充軍需名曰抽釐君不可曰潮州凋敝且風俗强悍此令若行恐激而生事上官督責再三君堅執如初於是終君之任揭

陽不抽釐八年海陽縣楓洋寨賊蘇智作亂上官命君統諸縣兵擊之擒蘇智盡毀賊寨君捐升同知仍署揭陽縣事逾年乃得代赴省城上官委緝捕盜賊且奏君戰功奉 旨以知府補用 賞花翎君久歷勞險年甫五十鬢髮皓白同治元年十二月病卒君之奉委緝捕也行珠江之濱有夫婦以帶相繫赴水者君止而問之浙江王某官從九品貧困欲死君贈金使歸里將行而君卒君之子猶在湖州王某衰服視君含斂普甯人聞君卒哀思之建祠堂春秋享祀焉君配鄧恭人先君卒子二福煇福熺奉柩歸葬以狀來求銘銘曰

嗟哉孝子不死其親致愨致哀感於路人奇哉文儒勇而善戰無兵無糧以一敵萬事上以直恤下以德與人以恩宜有後福子孫其昌視此銘章

誥贈通奉大夫廣東升用同知知縣冒君墓碑銘

君諱芬字伯蘭江南如皋人也先世隱居不仕父諱鈺官湖北朱河主簿君幼有奇志讀書不屑治章句父命入京以□□議敘巡檢嘉慶二十一年分發廣東署馴雉里鹿步五斗口金利黃鼎北寨諸巡檢番禺縣典史補松柏司巡檢調補五斗口升廣州府經歷調補海豐縣丞升開平縣知縣署高要縣代理曲江縣署乳源縣以卒君始爲巡檢總督李公鴻賓命與同知某捕盜於廣西巡撫贈金同知受之君不受李公告廣東巡撫朱公桂楨曰冒巡檢君子也朱公素惡李公遂惡君會鄉試入闈爲監臨官調君供事[illegible][illegible]皆君所爲一日君獨坐治事同事者書廋朱公猝至閱[illegible]人[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起某所謂某事[illegible]朱公知之數曰勤於公事而[illegible]傾同官眞君子也總督盧公坤討連州猺

求賢吏以治軍事朱公命君往事平奉　旨賞藍翎其仕五斗山有大盜久不獲君甫至擒之羣盜斂迹西江水發君捐千金施粥施藥施棺及於鄰縣乞上官發二萬金賑之全活甚衆其在開平縣每日黎明坐堂皇受民辭日旰不食夜治文書輒達旦曰吾非好勞必如是心始安也尤善聽訟與兩造問荅如家人語故皆得其情凡牽連者去之嘗曰兩漢之治循吏多也循吏之政不擾民也不擾民當自愼政始入京引　見縣有兩族鬥署事官不能禁君回任詰其事兩族皆以老病者爲首君撣去出片紙書爲首姓名皆驚服縛以獻他族復鬥君馳至諭曰吾爲民父母民皆吾子也柰何同室而鬥乎皆泣下輯睦如初爲君建生祠君改爲書院其在乳源縣逆賊洪秀全陷湖南江華藍山臨武諸縣韶州土寇與相結衆數千人陷仁化樂昌遂

攻乳源或謂賊勢盛宜固守勿與戰君曰城小無濠不可守也當以奇兵破之乃募兵三百使勇士胡佳張延壽將之都司車定海屯湯盤水胡佳渡水而伏賊至車定海與戰張延壽發巨礮斃賊酋胡佳擊其後賊大潰去餘寇黃滿復聚眾於曲江君與千總張鷹揚率兵往擒之歸過羅坑山山賊出奪之鷹揚遁君麾兵與賊戰幕友宋培清鬥死賊抽刃刺君君創甚舁歸而卒年口十口咸豐某年某月某日也事聞奉　旨以四品例議卹賜祭葬祀昭忠祠贈雲騎尉世職恩騎尉世襲罔替縣民請建祠奉　旨允行君之將歿也告諸子曰刺我者左目下有黑子汝等記之爲我復讐後十餘年君之子澄署番禺縣乳源人來言邱標者縣役也嘗犯法君杖之遂入羅坑爲賊嗾其黨邱河刺君標已死其黨數人在而河猶爲縣役會乳源縣缺君之

子沅以知縣候補上官　委署乳源縣事沅始至佯不知一旦傳呼衆役來見河左目下有黑子訊之而服乃剖其心以祭君盡捕其黨戮之發邱標墓戮尸觀者萬人皆呼噪謂君有靈有孝子能殺賊復讐也君五子溶江西德化縣升用同知澄廣東補用同知直隸州保泰署廣東瞰白場大使加五品銜沅廣東候補通判加提舉銜廷章廣東升用知縣加五品銜某年某月以君之柩歸葬於某某之原銘曰

粵有賢吏實勤且猜始屈丞尉權宰四城訟者得情鬥者息爭定謀破賊用兵尤精如何不弔悲哉結纓昭忠延賞

帝錫其榮家尸戶祝民薦其馨孝子殺雠告君之靈天道以明人心以平來者雪涕誦此刻銘

誥贈中議大夫四會縣學生員吳君墓碑銘

古者士之子恆為士故士族最貴商賈不得與為伍後世風俗惡薄富者求榮貴貧者役衣食一州一縣之內累世為士者寡矣四會吳君廣熙自其祖考及君兄弟子孫皆為諸生諸生名雖微品最清捐納不可得五世相繼不絕可謂士族而君之行又高事親孝敬敎諸弟讀書家豐於財而守勤儉有園林之勝而不為荒讌鄉人有事羣取決於君君治事公明眾皆悅服而君無矜容水旱荒歉首任賑䘏親友貧匱有問必遂眾皆感頌而君無德色坦坦恂恂醇謹篤誠有忍無競可謂士行君之字曰績咸一字曰雲門卒於咸豐九年年八十君之祖諱洮父諱廷賢君之配梁氏子八人孫六人為生員者子宗瑗孫壽昌其捐納郎中加四品銜贈君中議大夫者孫熾昌也曾孫五人銘曰

粵有君子其澤五世青衿爵弁其來裔裔惟君中處前緜後繼於身有藝於家有制於鄉黨有施其身壽考其子孫官貴旣官旣貴士風勿替

亡姊湯宜人墓碑銘

澧之姊適候選郎中湯爾泰　誥封宜人宜人幼而明慧沈靜有度言笑不聞聲行步不動塵爲女紅精巧絕人通曉世務偶有論說簡要峻肅偉丈夫不如也湯氏仁和人家於粵爲鹽商是時商家豪侈宜人嫁未幾而君舅卒郎中年少性益豪澧幼爲宜人愛憐常嬉戲其家堂羅衆賓歌舞喧闐百戲競作時或淸暇宜人晨興理妝妾婢環侍妝畢臨西洋大鏡自照攜余手徐步以出登小樓眺假山觀紅魚弄鸚鵡澧樂之忘歸是時鹽事已壞宜人佐郎中計畫之凡運道之險易吏牘之繁雜賓友

之書問酬酢恩怨爭訟瞭若指掌卑幼入白事皆受宜人指揮唯諾惟謹然事竟不支逋負鉅萬郎中得心疾宜人亦患氣痛無子郎中立兄子蕊鼎為後遂卒宜人為債家所迫典賣衣裝略盡賃居於外而債家踵至病遂篤澧問疾手杯苦勸宜人歸其家宜人首肯亟舁以歸遂卒年五十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權厝廣州城東蔡勝村今十餘年茲[illegible]言相墓家云郎中墓地有蟻不可祔葬乃葬於[illegible]腰鼓嶺近吾家先塋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澧為文而銘之銘曰

慧而無福兮始盛而終[illegible]兮[illegible]痛毒兮嗚呼何其酷兮嗟弱弟兮髮已蒼流離[illegible]兮[illegible]紀年兮麥飯告子孫兮勿忘

廣東知州銜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胡君墓表

廣東知州銜候補知縣署南海縣事湘潭胡君諱湘字子靖一字筠帆咸豐四年三月卒後二年五月宜人柳氏卒子錫燕同壽奉柩歸合葬長沙大賢鄉琅琳沖之原服闋錫燕不仕同壽官廣東候補知州錫燕記君事實寄同壽使奉以來請表君之墓君署南海時延澧教二子公事服至書室談論故知其事為審當是時總督葉名琛負其才傲睨僚屬自巡撫以下皆遜且畏莫敢與言君獨侃侃言聽計從英咭唎夷酋以文書抵總督所要求事不可行總督示巡撫司道曰何以荅之眾莫能對總督命君草文書拒之事竟寢眾皆服先是夷舶每年載銀錢至粵皆鑄人面形至是改鳥形粵人疑之不用君曰夷舶以毒藥奇器易中國銀不載銀來久矣此中國所以虛耗也今來銀毋慮百萬此中國之利也傳集商賈煎新舊銀較之相等遂用

之自是新銀壓至至今得其利南海爲廣東首縣政事繁劇君才復傑出上官事皆屬君同官有事亦皆求君君口講指畫應之裕如同時州縣官百餘人論吏才者以君爲第一君始以從九品試用署恩平典史調署南海典史道光二十一年英詰利寇廣州君以守城功升知縣丁母憂服闋署揭陽縣事揭陽民好鬥官以嚴酷爲能君獨以仁厚治之上官委審廣州府積案平反寃獄無算委赴陸豐治兩墟鬥事君使兩墟合爲一鬥遂息委赴平遠治爭田事君以田歸書院鬥亦息署興甯縣事旋調署新會縣事擒斬海盜無算隨總督徐廣瑨赴廣西率兵治鬱林土寇斬獲無算復隨赴湖南未幾返廣東署南海縣事獲鄰境巨盜奉　旨加知州銜卒年四十九君高曾祖考四世皆以科第仕宦君少時家貧外舅柳君廷濰官直隸君往依之不

得應試以捐納入仕然公事暇猶讀書賦詩有補讀齋詩文集四卷君卒後英詰利復有要求事總督遣官諭之不得其人遂啟釁文書往返駁詰不能止遂攻陷省城論者曰胡君不死當不致此禍也嗚呼惜哉

山陰汪君墓表

古有幕職無幕友今之幕友其人非官也所爲之事則官事也幕友之賢否所繫豈淺鮮哉天下幕友多矣其賢者當不乏人而傳於世者則少其所爲皆官事其名歸於官而幕友遂湮沒不彰也近百年來惟蕭山汪煇祖最有名所著有佐治藥言之書其後出仕爲循吏其終身不出者則有山陰汪君鼎字禹九歿口十餘年矣子璪與澧交好以君所著筆記與王君蘊璘所爲行狀請書其事於墓石澧詳觀之曰是可謂賢也矣君之客

順德縣幕也知縣陳君遇隆雅重君君得伸其志賑飢民清積案定緝捕條格以治盜移獄地於爽塏以恤囚當是時順德政聲蔚然縣有舉人羅某爲仇人誣告藏盜於家前任官已定案矣君閱案卷而疑之告知縣覆訊羅泣曰彼所告盜行劫時我方客廣西賓州安得而藏之君告知縣訊羅所寓賓州旅舍及其年月日移文賓州察問皆如羅所言其獄遂解羅詣君謝君辭不見縣人有縛送劫盜者以盜有母請以自首貸其死君閱案卷盜乘人病危而劫之且拒殺二人例不得自首告知縣批定死罪時天大旱君曰此批出必得雨明日果大雨其客清遠縣幕縣民兩家爭田皆有印契數十年官不能斷其一契末書順治元年君哂之曰順治元年　王師未至粵安得有印契告知縣以

御批通鑑輯覽示之乃服其客南澳廳幕廳在大海中總兵官鎮其地與同知同城有以鎮兵謀反聚飲告總督者總督札同知察其事君謂同知曰札言聚飲以五月十三日其地則關帝廟也是日俗傳關帝生辰軍民多設祀醵飲何謂反耶同知以白總督總兵聞之以千金爲君壽君卻之同知任滿君亦返省城總兵復賭千金君又卻之總兵固請君正色曰吾所治者公事豈爲受金耶必强我者當投金海中總兵歎息而去其客信宜縣幕縣民淩十八自廣西受逆賊洪秀全僞劄歸謀聚衆從之君告知縣搜捕獲其弟淩廿四知府謂賊往廣西幸不擾吾境勿攖其怒遂縱淩廿四而以知縣妄捕良民白巡撫解其任知縣至省巡撫訶之知縣對曰幕友誤我君自是不復佐幕矣淩廿四既得脫聚衆轉掠州縣而屯於羅定總督率重兵討之

逾年乃平兵民死者數千人費帑金百餘萬凡君所治事不可勝紀覯此可知其概矣蓋明足以雪冤義足以執法有學足以辨詐僞有守足以激貪濁有識足以杜禍亂使其出仕當爲循吏乃終身不出且受誣於俗吏宜其晚年杜門而謝客也所著謝客文有云我思往哲茹素守眞可泯沒以終世勿夸燿以干人其意趣高矣雖然宜表出之勿使泯沒以勸幕友之賢者知立名之可以傳於世也

議敘知縣陳君墓表

門人陳昌治將葬其考知縣君奉狀來請表於墓案狀君諱其銳字奏廷其先浙江山陰人客於廣東遂爲番禺人君應試不錄出爲幕友精治錢穀廣東財賦繁多展轉膠葛錢糧已奏銷實欠不在官不在民而在吏役已整解有大貲用不能請於

朝使各官分償曰捐攤其他不可名狀數十年案牘山積去官者滯留不得歸道光二十八年戸部行文淸釐廣東官吏相顧瞶眙巡撫葉名琛屬君治其事凡積虧銀一百四十萬君爲條議數千言巡撫咨部準行於是廣東積累豁然又辦交代四百餘案凡負帑死眷屬覊留者皆得歸人以是德君君曰官不困則民不擾議者以爲名言嗚呼士人讀書出爲官豈盡不欲勤民事守廉退之節哉然而不能者責以大義彼無辭以辯抑亦紛其心奪其所守者實多也未有官困而民不擾者也君不出而牧民而爲大小官釋數十年積困豈獨爲德於官歟其於民大有益焉君以捐貲築礮臺議敘知縣年六十五咸豐八年十月卒子六人昌治昌浚昌瀚昌澤昌沅昌澧以昌治捐職布政使司經歷加知州銜得　贈奉直大夫墓在廣東省城東北二

十里小圃罔之原

徐夫人謝氏墓表

徐君子深之夫人謝氏賢而無子有庶子曰肇梠夫人卒子深攜肇梠來請銘其墓旣述夫人行事則又曰此皆庸行不足稱願吾子文之也余乃考古義以復於子深曰古詩周南召南多言婦人之德而樛木螽斯小星江有汜諸篇於嫡妾之際尤詳蓋妒者婦人之常而不妒者難也詩人知其然故歌詠而表章之其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蓋嫡妾不和則君子不樂妾御不備則生子不蕃嫡有子者且然况無子者乎夫人無子勸子深置妾乃生肇梠是能不妒忌以樂君子而宜子孫乃古詩人所歌詠而表章者至其事姑以孝佐子深持家以勤撫子深從兄子女以慈皆有足稱而不若不妒之

爲難竊取古詩之義以表之夫人父某廣東某官某省某縣人子深廣東番禺人夫人之卒爲咸豐元年□月□日其葬以□年□月□日其地曰某某在廣州城東□十里

內閣中書銜韶州府學教授加一級譚君墓碣銘

嶺南自昔多詩人而少文人阮文達公開學海堂雅材好博之士蔚然並起而南海譚君瑩最善駢體文才名大震君之字曰兆仁別字玉生少時宴集粤秀山寺爲文懸壁上阮公見而奇之時方考縣試公告縣令曰縣有才人宜得之令問姓名公不荅已而得君所爲賦以告公公曰得之矣取第一人入縣學翁文端公督學政時回部叛亂公以克復回城賀表命題君文千餘言援筆立就公評其卷曰粤東儁才第一後督學徐公士芬以君優行貢入國子監未赴捐納爲教官學海堂推爲學長道

光二十四年中舉人咸豐九年上官委勸捐出力奏加內閣中書銜前後署肇慶府學教授曲江博羅縣學敎諭嘉應州學訓導選授化州訓導升瓊州府學教授以老病不赴任生平博考粵中文獻凡粵人著述蒐羅而盡讀之其罕見者告其友伍君崇曜彙刻之曰嶺南遺書五十九種三百四十三卷曰粵十三家集一百八十二卷選刻近人詩曰楚庭耆舊遺詩七十四卷又博採海內書籍罕見者彙刻之曰粵雅堂叢書一百八十種共千餘卷凡君爲伍氏校刻書二千四百餘卷爲跋尾二百餘篇君之淹博略見於此所爲詩文有樂志堂集三十三卷初以華贍勝晚年感慨時事爲激壯淒切之音性眞率不羈飲噉兼人杯酒閒談笑無所避晚年目疾穨然靜坐默誦生平所讀古詩文日恆數十百篇其彊記如此同治十年九月卒年七十二

有子五人鴻安崇安宗洵宗瀚宗熙孫三人祖貽祖綸祖沅明年十二月奉君柩葬於廣州城東荔支岡之原君與余同舉優貢同爲學海堂學長交好數十年君之子請爲銘銘曰

文人之福惟君獨全生於富家慧於童年才名震暴文酒流連聚書校刊其卷盈千自爲詩文其集必傳壽踰七十其子又賢飽食坐化泊如登仙我不諛墓此皆實言酹君斗酒質君九泉

豆村梁君墓碣銘

南海縣學生員梁君諱樹功字藹仁年四十三同治元年卒後三年其子起從余遊奉行述請爲文銘墓前石余讀之曰是古君子也宜銘君事親孝父病食不飽寢不寐父卒兄弟析產君不計多寡家遂貧授徒自給中年始入學旋丁父憂服闋鄉試不中丁生母憂遂不復應試性廉靜一介不苟終日衣冠儼然

無袒裼無箕踞終身未嘗聽妓樂與人交爲謀必忠雖勞苦無德色見小善稱道不去口遇不肖者不通一言未嘗盛氣折人而族黨儆憚甲寅歲紅頭賊起族人有與通者呼之來督責之其人感悔遂遠去大吏命團練君擇首惡告官治之餘使悔過團練有公費錢治事者皆取給薪水君不取一錢事平議敘得六品冠服戚然曰吾忍以鄉里人斷頭爲榮耶終身服諸生服及病遺命以諸生服斂族有寡婦子幼無食將不能守君減口食月給之得完節以死其好義皆此類也讀書聰敏家藏數千卷皆能記誦體弱過勞遂發疾後乃習蓺事賦詩彈琴圍棋篆刻以自怡悅尤善書畫書法蒼勁畫樹石作古篆勢得者皆愛重之及病亟執起手而言曰吾生平事事盡心張而不弛此所以促其年也卒後親舊皆歎惜曰是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者與同治某年某月葬於廣州城東北銀坑嶺之蟠岡銘曰

當今之世有古之人嗟哉福壽不於其身以貽其子以大其門

子韶墓碣銘

番禺有賢士曰子韶居省城北門與其友數人爲古學子韶穎銳勤篤尤好考究地理以遠夷亂中國益發憤考雷翥海外至西海諸國土莫不諳悉撰漢書西域傳圖考同治三年有 旨各省繪地圖以進廣東督撫命文武官各繪圖而開局於廣州府學宮延粵士五人總核之五人者鄒特夫徐子遠桂子白其二人余與子韶也文武官所繪圖及舊志書之圖皆齟齬不合子韶晝夜鉤稽繪圖若絲髮字如粟米遂病夜起頓於地不能語特夫扶登肩輿送至其家越日卒同治四年七月某日也子韶性狷介家貧授徒自給教誨勤摯遇讀書者雖非其學徒亦

勉以經學尤好周人之急傾囊以贈不惜也余長子宗誼與子韶友善宗誼死子韶慟欲絕每歲清明常上宗誼冢而哭其篤摯如此子韶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姓氏自其幼時趙氏養爲子鄰嫗告之曰我見爾抱養時外江晏姓子也廣東人謂江浙曰外江子韶乃自名齊嬰以寓其姓養母撫之有恩自認爲所生子韶不敢問所自來養母歿後儀徵晏公端書以　欽差至粵云少時爲諸生嘗客游廣州寓於北門某氏家於是人皆疑子韶晏公子也而不知眞否未幾晏公去粵子韶終不得知父母常悲泣吐血應學政試久不取捐監生欲鄉試已而悲歎曰假我中狀元官一品封贈何人哉遂不試嘗與其友游學海堂飲酒歡甚忽不見子韶衆起覓之得之堂後面壁而泣其煩冤怫鬱隨處輒發皆知其不能久矣卒時年四十家貧不能具棺衾

巡撫郭公嵩燾賻之又命布政使府縣皆賻之親友亦助之乃
克葬於小北門外口口山子一間祖向幼子韶從余學余以其
學博而力銳意深望之每與之言往復契洽近時與談論則默
然如有所失蓋悲極傷心神明亡矣哀哉銘曰

昔人有言芝之草無根醴泉無源覩斯人而信然嗚呼古之傷心
人至斯而極焉遺書數篇後世其傳之

國子監學正銜黃君墓碣銘

君諱位清字瀛波一字春帆番禺人嘉慶九年副榜貢生道光
元年舉人屢赴會試不中家居授徒年老請京官銜得國子監
學正所著書有詩異文錄三卷詩緒餘錄八卷論語章旨二卷
聖廟祀典輯聞十三卷文集詩集詞集若干卷道光某年某
月某日卒年八十嗚呼昔時里中老儒如君者凡十餘輩皆醇

樸方謹貧者惟授徒自給不肯苟有所取所學深淺不同而必
勤懇自力講誦不輟鄉俗咸敬重之此其人雖不用於世而有
益於士習民風者不少今罕見其人矣可慨也哉澧少君三十
餘歲君引為忘年交君有子先卒其門人沈君世良來請銘銘
曰
享眉壽八十年勤著書十萬言壽則多名不顯壽則長後裔弱
噫吁嘻斯可哀我思君古人哉

廣州府學生徐君墓碣銘

君諱繼鋁字禮耕其先杭州人遷廣東番禺世有隱德君治三
禮好文選學尤工四書文每日必為一篇姚文僖公督學政得
君文曰此老儒也取入府學視其冊年甫弱冠大奇之君文愈
工學愈勤而鄉試輒不中先世習刑名之學君得其傳廣州韶

州肇慶諸府皆厚禮延致之君性仁愛治獄至愼聞決所治囚則惻然終日不樂自以數奇鬱鬱而卒年三十六嘉慶二十四年七月也子灝濬竝傳君刑名學灝工詩通六書九數老師宿儒咸稱之嗚呼君優於文而不遇於時豐於德而不永其年夫孰知造物者獨報君以賢子旣世其業又以文學鳴君則何憾焉灝濬皆與澧善葬君於省城之北鳳皇岡之原屬澧爲銘銘曰

心何長命何短富貴壽考不若有子之傳之遠也

許靑皋墓碣銘

番禺許靑皋篤雅士也好詩好詞好畫好古器尤好收書精其裝飾其櫝拂拭几案啟鑰出書危坐而吟諷之久而其書如新學政以玉剛卯賦試士士皆不識靑皋常佩玉剛卯又能賦取

入府學家財故不豐以多好而貧嘗典所藏書過期不得贖時方鄉試悵然曰吾失此書不能作文典者聞之聽贖焉乃罄其資捧書歸欣然赴試與其友沈伯眉選粵東詞鈔若干卷又爲塡詞社觴詠爲樂已而俗客闌入競設盛饌冠蓋赫然乃恚而罷初以授徒自給後益貧意興寥落自懼不壽貸人錢以備記之曰將冥報云晚歲詩詞之學榜其書室曰蛻學齋欲寫十三經甫下筆而病遂卒年□十□咸豐某年也初名玉彬字璘甫後自嫌華美改名鍑字伯鬲惟自號青皋不改焉其子奉其詩詞刻之請爲序昔伯眉屬予志青皋墓遭亂不果今爲志以踐宿諾卽以代序可也銘曰

青皋之材之珍也惟其品不惟其文也寧拙勿巧寧介勿通故長貧也嗜古而癖敝精神也古所謂寒士失職而自憐者其斯

人也耶其斯人也耶

六品銜廣州協候補外委周君墓碣銘

周振鑣番禺人以行伍爲廣州協候補外委加六品銜以父母老憮然辭去紅頭賊起鎭將使擊賊慨然受命領壯勇數百人擊惠州賊連戰皆捷追至永安藍塘大破之復窮追入山谷力盡而死其弟振鑾屬予門人桂文烜來請銘嗚呼此武人也官又卑無事之日則愛其親不愛其官有事則辭其親不愛其死前非情後非勇生與死視所重此孰叐能知之彼讀書可勿思斯義也學士大夫有不知者矣銘曰

黎母洪氏墓碣銘

國家旌表節婦請旌者自學官縣官歷府司院具題奉　旨建坊然家貧不能請而湮沒者多矣余門人黎永椿之母早寡而

卒永椿不能請常痛心焉乞余書其事刻於墓石余敬諾乃書之曰黎永椿母者南海洪氏歸番禺處士黎國棟處士卒時永椿五歲家無一金之產母爲女工養永椿永椿稍長附里塾讀書每日早起母使汲水析薪而自炊飯飯畢永椿抱書去母鍵門入室趺坐爲女工買蔬若薪則啟一扉以一扉自蔽門外人莫見其面姻黨男子來謁隔門問荅數語謝去夜然一鐙理緘綫永椿就鐙讀書母憐之使先寢而至夜半乃自休以趺坐久遂得足疾永椿有伯父幼瘖聾且有狂疾無妻子永椿母奉養防護煩苦無怨言人尤以爲難永椿無兄弟姊妹孑然獨立勤於治經肄業學海堂爲知名士而應試輒不錄以授徒自給嗟乎貧者士之常也砥行積學足以報所生豈必科第哉雖然有天道焉安知不科第哉銘曰

苦如蘖也寒如雪也堅如鐵也孝子思親淚如血也何時　國
恩降　天闕也

胡伯蘇墓碣銘

余門人長沙胡同壽官於粵得家書知其兄伯蘇墜水卒使來
告未幾伯蘇之孤元儀元常元直元玉書來請銘伯蘇墓余悲
痛不能下筆旣逾年乃書之曰伯蘇之考諱湘廣東候補知縣
署南海縣事延余教二子未幾南海及宜人柳氏相繼卒二子
奉喪歸葬咸豐七年夷寇陷廣東省城伯蘇來訪余於橫沙村
舍留數月乃歸伯蘇家故在湖南省城以貧用不給遷居瀏陽
方石村閉門課子粗衣菲食泊如也以余年老復欲來相見會
湖南修志書延伯蘇分纂伯蘇至省城辭修志事而堅欲來粵
姻黨挽留之忽失所在數日尋求至水濱漁人曰前日大風有

行岸上墮水死者已瘗之矣發之則伯蘄也嗚呼伯蘄殆欲附客舟來粤而遘此厄也豈不痛哉伯蘄性高邁而沈默寡言其意不可一世聚書數萬卷勤讀精校凡余所論說皆篤信之讀書有得則寄書商榷十三經注疏皆盡讀之毛詩三禮春秋左傳疏則反覆讀數過讀諸史尤熟於通鑑所校通鑑通典皆精審尤好陶淵明集其性情高澹近之也兩廣總督勞文毅公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皆以同鄉聞其學行欲見之辭不往其狷介如此卒時年四十有八嗚呼今世之士學力深博志行孤高如伯蘄者何可多得余之門人虞子馨早死趙子韶中年悲鬱而死伯蘄且不得其死皆特出之士也而伯蘄尤可痛矣同壽友愛聞伯蘄死驚哭幾成疾以書命伯蘄諸子搜伯蘄遺篋得所爲詩韻譜一卷通鑑校勘記二卷通典校勘記二卷及其餘散

帙寄廣州將刻之幷刻所寫陶集嗚呼是未足以傳伯薊也伯薊生於直隸南樂縣故名曰錫燕其自號曰薊門其友嘗出貲爲捐納知縣而伯薊不欲仕然旣有官不可沒也今以題其墓焉銘曰

志追古人豈不祥耶下從靈均亦何傷耶何以至斯殆吾之學之不昌耶

長子宗誼墓碣銘

番禺陳澧喪其長子宗誼將葬痛哭而書其碣曰宗誼字孝通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咸豐九年九月十五日死年二十一嗚呼惜哉宗誼性孝凡余言篤信謹守出於至誠沈默寡言無世俗嗜好尤不好爲時文余教以朱子讀論語法每日一章輒以其意記於卷端未卒業而死余取而觀之大都以論

語之言自責自奮研究義理頗有所得其言曰以勇爲第一義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勇之效也又曰爲人當從大道上行讀書亦然小街曲巷不成學問讀朱注每有會意輒曰朱子敎我矣夷寇破省城宗誼隨余出城飈火叢集旣得出寓横沙村遂吐血逾年漸瘳娶妻張氏逾年病復發歸城中故居而死當大吐血時笑而言曰吾將吐盡濁氣耳其從兄子慶修問所苦荅曰君子坦蕩蕩死前二日使其妹誦大學中庸聽之又呼諸弟妹環坐牀前共食餅餌示訣別意將死使人問余曰可死否嗚呼此子平日每事不自專必問可否至死猶然哀哉余入告之曰汝讀書明理有生必有死宜知之領之而絕觀其垂死神明湛然不離學問不忘孝友豈易得也余老矣所學未成以望此子嘗告之曰我似汝年遠不及汝汝至我年我不知汝所至也豈

知其短命若此哉張南山先生病將歿聞其死也手書輓辭比以顏子余同年譚君玉生問其讀論語日記余舉其說云聖賢之學在安貧士不安貧足以亂天下譚君歎爲名言余悲泣自悼無福譚君曰廣東無福其友趙子韶序其日記尤推許以爲實踐之學三君子過愛之言至於如此此余所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余權葬之白雲山下長腰嶺俟余死當遷葬於余墓旁父子相依於終古也銘曰

爾事父如事師尊所聞行所知我喪爾如喪我以我身贖爾可我痛爾非我私諸賢達爲爾悲爾勿悲爾書在附我書或千載陵可變谷可遷命短長何足言我淚枯我腸裂我銘存爾不滅

女雅壙志

陳澧喪其長子宗誼未一年幼女又死痛不可忍乃又志其壙

日咸豐八年余避夷亂寓居橫沙題所居之樓曰崇雅樓六月朔日妾江氏生女於樓下之室名之曰雅肥白如瓠宗誼愛之常抱持焉宗誼病醫曰宜飲乳江以乳飲之宗誼笑曰吾與雅爭食矣宗誼死余恒悲泣雅甫學行取巾授余拭淚其慧可念也十年五月十三日以驚風死嗚呼宗誼死後江常攜雅在余坐旁戲笑余曰我口雖笑心愈悲也今并此一笑而無之矣有勸余者曰君兒女尙多可勿悲余曰譬如十指斷其一二豈不痛乎余有小銅印雅愛弄之鈕印紐曰獅子今納其棺中埋之茶阬祖墓之前山余老矣哭子未已又哭女殆不能堪然余即死有子有女侍我於地下矣死亦樂哉

黃鴻逵哀詞 并序

黃漸泰字鴻逵番禺優貢子高之子也優貢精小學善篆書爲

當代最鴻逵篆書如其父又善隸書而眞書爲歐陽體尤精肯
成童求書者接踵至張南山先生以爲世人學歐書無得法者
惟鴻逵耳所爲古樂府詩賦亦工體羸弱嘗得吐血疾妻産子
與子俱死方悲悼不勝又感寒疾爲人書豐碑未竟而卒年二
十六傷貞與余交好鴻逵性溫雅敬其父友而與余尤親余哭
其殯歸覽其舊所貽各體書悲不能釋爲之辭以哀之曰
思先友以歎逝兮樂常覩其後人矧藻翰之挺出兮又執禮而
恂恂稟儒門之素風兮擢秀穎於靑春擅四體之書勢兮躡漢
唐而絕塵環衆目以睇眙兮駭振腕之千鈞羌問年而丱角兮
中退然以逡巡緊軀軀之骨立兮吾固知其不壽也重頎寬以
銷鑠兮雖金石其何能久也六極紛其來備兮豈一身之可任
夭其躬而翦其後兮吾烏知造物之何心惜斯才之難得兮重

俛仰而哀吟哀吟兮心惻披繐帷兮慘無色懷故人兮宿草又漣漣兮沾臆拾殘縑兮斷楮知不可兮再得嗟寵謝兮不留感余心兮何極

祭溫伊初文

長樂之山是爲登雲中有畸人擅古之文其文伊何觀運觀民君所著書篇名躡宋唐漢以睎先秦爲賈長沙爲陳同甫斷斷規今朗朗鏡古奇氣滿腹有觸而吐或叱或咤或起而舞屈身爨舍嗟哉有年貢之天閑乙酉拔貢歷塊而旋雖懷和璧不如埴埏雖抱牙琴不如幺弦爰有魁儒持節祛止壬辰科主考程先生恩澤邢先生福山命題發策苞絡圖史參天兩地弱水黑水甘后之書輿地之紀旁要夕桀天元之理皆壬辰科題及策問設科百年曾未睹此君吐萬言牘不留紙棘闈傳觀且愕且喜嗟哉選士謬種實繁如君與俌是曰才

難以光科目以澂積灡儻置玉堂著作則娴疇昔著書曰纘弭
害羣飲者拘怙終者罪與之更始乃安平大有大鴻臚聞言而
拜封事朝入　玉音夕沛（信宜訓導吳君蘭修著論曰弭害言鴉片當開禁君著論駁之曰弭害續議謂當勒限使戒鴻臚寺卿黃君爵滋取君之說奏行之）維古立言不爲一時會昌留寺至
正農司崑山鴻筆錄於日知庸知草茅著論之私揚于
帝廷尺一風馳惜哉奉行乃倒而施不誅於官而戮於夷君仰
而吁唯唯否否不如意事十且八九自今出言宜緘我口自今
著書宜覆我瓿碌碌公車增君甕絲潭潭幕府安君臯比海晏
嘉禾聊放厥詞（君主於兩廣制府徐公己酉春撰海晏嘉禾二頌）遐哉鶴書翩其來遲（庚戌四月有奏請開博學鴻詞科者君謂當應　詔而出已而部議不行）正如巨材百圍合抱斷節
空心日就枯槁正如駃騠伏櫪以老奇骨礧硉僵立而倒嗚呼
哀哉有斲其顏有皤其軀懷藏奇祕壅掩荒墟冥冥石屋寂寂

雲廬君所居曰梧溪石屋又曰登雲山房豈有所忠來訪遺書嗚呼哀哉我初識君歌鹿鳴來於廣座聞發聲如雷願見聞名握手歡咍一談五夜一醻百杯悠悠廿年如石中火倏離倏合共涉轗軻猶憶去年車塵堀堁濁酒酸醨村肴細瑣評詩論文兩心印可我歸羊城君返梅州送君城闕俯臨江流謂當復尋燕臺昔游如何奄忽零落山邱嗚呼哀哉君有遺像題字未滅君小像嘗屬余題篆君有遺文何待編綴思君夢君感寤嗚咽一醆薄醪千秋長別嗚呼哀哉

祭侯君模文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友人陳澧爲侯君君模傳成乃詣小北門外白雲巷以隻鷄斗酒告君之殯日出自北門悠悠我思寂寂禪扃吾友在斯嗚呼哀哉維君篤學窮年著書羣史縱橫

六藝菑畬丹黃在手鬼伯相呼懷藏腹笥永閟泉塗嗚呼哀哉
昔者同舟吾有戲言貺我後死銘君墓門不幸言中何其速焉
佳傳已成志業斯存庶無愧色敢質精魂嗚呼哀哉十載交君
是友是師捧手有授析疑有資亦狂亦狷非惠非夷二人同心
若此者稀斗酒娛樂寸心傾倒庶幾百年長共相保服鳥忽來
青蠅相弔顏回白髮黔婁席槁嗚呼哀哉君有老母實康實彊
君有弱息誦聲琅琅君婦雖少能事姑嫜君家雖貧幸無絕糧
君書千卷我爲君藏持此慰君君無悲傷別君一年思君旁皇
君其有靈醉我一觴嗚呼哀哉

亡兒朞年祭文

嗚呼汝死忽忽一年矣一年之中無日不思汝汝知之否耶我
近日閱歸震川文集見其思子亭記潸然流涕我今所居之室

亦欲名之爲思子室也震川之言曰吾窮於世久矣方圓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此不啻代我言之也且我之窮窮於震川震川之述其子但曰文秀而已汝之有志學問以古賢自期又豈震川之子之比哉我於窮老晦亂之時獨守所學而汝和之嗚呼人世茫茫性情相合學問議論相契者千萬人中無一二人不意近得之於其子也行年五十無事不屯蹇惟此爲平生最得意事而一旦失之能不悲哉自汝死後我食飯減半不飲酒則不能睡然對酒輒復嗚咽昔時飲酒有汝侍側每舉一杯講書史一二事我飲酒樂汝聽講亦樂今之飲酒豈昔之飲酒也讀書考古每有所得益復傷心恨不得呼汝而告之所著學思錄采取諸書多汝所鈔不能不看看則傷心切韻聲律諸書多汝所寫不能

不校閱校閱則又傷心其傷心之甚者朱子語類曰鈔因汝所鈔而增損之也今此編巳刻成矣而汝不及見矣汝讀論語曰記之語寫成一帙將來附我所著書後我書傳世汝與俱傳幸也我書不傳則汝與我同歸湮沒亦可不恨也我爲汝撰銘字字質實後世之人自有眼目當有覽我之文而知汝之學者不止如我今日讀震川之文也自汝死後阿謹頗曉事惜是女子餘則童幼無知阿雖常在我旁嬉戲悲傷之餘偶得一笑而又死矣欲一笑以釋悲而不可得矣嗚呼世方擾亂年漸衰老每逢家祭及上祖考墳墓回顧不見汝心肝如割復念地下有考妣叔兄姊姪兒女及平生所愛敬諸師友多於地上即相從於九原云何不樂近來有病堅不服藥精神衰頹大不如前每讀書十數葉輒倦而思臥昨日之事今日已忘今日所讀之書明

日已忘大約見汝當不久耳去年八月二十二日汝自橫沙歸家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汝母夜見白衣人影呼之即滅非汝也耶然何必見影以父母之思汝即汝常戀戀於父母復何疑哉嗚呼幽明一也我之言皆汝所知我憊矣告汝之語止於此矣嗚呼哀哉

女律遺奠文

嗚呼阿律明日葬汝矣哀哉昔我初爲律呂之學而未通曉連夜不眠忽然而悟聞汝母產汝呱呱聲遂名汝曰律汝生數月逆夷攻城我挈家寓梁小韓宅汝病小韓治之而痊假令此時汝死我不過一歎而已今養汝二十年無一日不在我側而今已矣我能不痛耶汝幼而慧汝妹阿雅死時汝五歲一日嬉戲我室中我問汝最愛誰乎汝仰而思之未答我曰最愛娘乎汝

曰否最愛我乎又曰否然則愛誰曰最愛一小孩在地下者我悲汝之言而驚汝之慧家之人聞者亦莫不驚且誤也嗚呼豈知汝今又在地下哉是時汝伯兄既死阿雅又死我見汝嬉戲時得一笑每值學海堂宴集抱汝乘轎至堂見諸學長學男子拜游戲花竹間近者問汝則不能記憶矣頎然而長矣十餘年來了無病痛惟前年患眼痛氣鬱所致也未幾而愈而眼略小然無害於汝之容貌去年許婚新會羅氏子未幾而汝吐血矣前之眼痛氣鬱未甚也此之吐血氣大鬱也嗚呼可憐哉醫者以藥止血而告我曰此脈不佳當不活然竟漸差矣正欲今年嫁汝而值　國喪一年不能鼓樂正月汝姪阿學殤四月汝姊阿婉死汝傷痛而又病後又漸差夏夜侍我自言心腹中無不暢適欲謝醫者乃汝自恃病痊食魚粥而又病九月又值汝兄

女阿柔殤汝又痛之病則愈重我以人言汝所居之室不吉遷汝於書室心知汝必死死不可殯於正寢殯於汝室中地逼窄且與我近我終日見汝棺將悲不能勝也十月廿八日汝十六兄入學簪花前期汝欲製新衣出而慶賀我知此衣必以斂汝默然而悲又謂汝必不能起而出賀也豈知汝忽起梳妝扶老嫗而出見女賓客我憂汝過勞汝竟至日晡乃還而卸妝我驚且喜然汝此時每夜必發熱欬嗽甚辛苦自是以後熱漸微欬嗽漸疏我知汝非病退也氣漸衰也諸醫皆束手惟高伍兩君知其難治而强治之以慰我心耳兩月以來我每夜起而視汝忽一夜汝問我旁立者何人我心暗驚此必鬼也必汝九兄也汝必將死矣是時我以汝病憂勞不能堪知汝不能活惟願汝速死又以汝病辛苦尤願汝速死汝本體胖至是但有皮骨醫

者言見汝雖石人亦流淚何況父母汝死前一日遣婢請我至
牀前曰多得爺恩我無一點淚也其時汝淚滿眼而忍不墮又
以手捋我鬢曰爺勿傷心是時我心痛極不能言舍汝而出急
急請醫急急煎藥連日夜救之至聞汝母汝兄哭聲乃知已矣
嗚呼痛哉告於羅氏家汝壻方病汝姑告醫者給之曰方至陳
氏家診脈汝妻脈無害也汝姑遣人來云棺與葬費當由羅氏
汝壻捐納一官當以命服斂汝汝未見姑而蒙姑之愛未見壻
而受壻之榮如此汝姑請相地師覓汝葬地必近汝翁墓者得
地於長腰嶺此山有我慈母及汝九兄之墓葬汝於此他日羅
氏子孫上汝翁墓必順道至汝墓而我家子孫以先塋所在尤
必至焉是兩家爲汝保護墳墓世世祭掃是則汝之福也嗚呼
哀哉凡世所謂福者汝皆不得享之矣獨有此耳汝往矣我亦

無可言矣我老不勝悲我保我身不以悲而促我命是則所以慰汝而已矣嗚呼哀哉

祭江甯布政使祁公文代

維晉名都大涂小除相門介弟黃羊大夫入躋玉署出綰郡符㬥歷監司於粵於湖旬宣南岳遂轉江左黃流洶洶封椿瑣瑣庚癸之呼待公活我甲乙之帳待公帖妥倣精疲神豈敢告勞軍書蠡午復此纏驂湘灕之間羣盜若毛甫犯岳麓遂窺江皐東南半壁金陵都會石頭之城嵒然而大議兵兵寡羸不可汰議餉餉竭急不可賴嗟哉長江滾滾東流億萬之命懸於上游上游不守乃返石頭石頭不守乃移潤州總督屯九江徹兵返巡撫出屯鎮江公草奏牘衝冠而怒豈阿大僚而蔽君父有盜在門遽徹其戶有廈將傾遽徙其柱臣與諸將率厲

士伍料量倉廥招集孱寡臣彈臣力以守王土臣捐臣軀以報
聖主退告家人勿懼而遷臣道妻道各尊所天喧喧刁斗森森
戈鋋視公燕寢淸香凝然民安其室賈戀其廛定怯以膽補瑕
以堅公食日少公形日瘠公目不眠無晨無夕萬憤煎胼千悲
闐膈賊氛忽來壓我城壁公扶病起距躍三百喑嗚一呼坌涌
百脈熱血橫飛袍鎧盡赤鬚張眦裂歿而猶植嗚呼哀哉淒淒
薄欂厝公荒園哀哀小君伴公孤魂黃泉咫尺誰歿誰存僂指
浹辰池沸城掀再拜畢命從公九原雙騎箕尾以返天閽嗚呼
哀哉烈烈羣公喪元行陣公出赤心一吐而盡身當賊鋒不受
賊刃公存城存公歿城燼偉矣完人如公實稀況有賢婦攜手
同歸況有彈章凜凜生威營魂不滅白日爭輝嗚呼哀哉飛書
上聞

天子悲悼凶耗驚傳士民相弔屬在故吏守官炎嶠萑村阻絕東粵難到公名既垂公節彌耀敢託哀辭以植名教嗚呼哀哉

尚饗

祭湖北布政使梁公文代

昔顏常山罵賊斷舌天津橋南肉臠支裂今有梁公追古豪傑碎公微軀完公大節公始筮仕於嶺南東蠢爾島夷連舶來攻五羊之城圍之數重巨礮之火飛箭之鋒公嬰危城自分九死公初爲南海縣令道光二十一年英吉利圍省城幾及於難庸知捐糜於彼於此造物是司孰測其理吏氛寖消

帝眷乃始乃牧乃守於蜀於粵於粵觀察於滇陳臬於楚屏藩遂謁 天闕

帝有恩言臣敢隕越臣年垂暮臣足蹩躃臣儻引疾可以圖安

國恩未報臣心未闌國事孔棘臣身敢間羽書飛馳徵發四方有盜幺麽弄兵跳梁忽楚桂管忽下瀟湘忽渡洞庭忽犯武昌彼方合圍我乃死守彼穴而攻我衆驚走公肅衣冠手握印紐面向北闕九拜頓首臣守王土乃爲賊有臣志滅賊乃死賊手公起顧賊戟手而罵賊逆犯公白刃交下公聲訇訇公貌整暇公肉分飛公血逆射生不爲忠臣殺我不怕死爲鬼雄殺汝不赦賊咋其舌羣歎而咤公委其蛻如坐而化嗚呼哀哉公之遺骸寄於江臯明神所護惡鬼所逃公之精魂鬱爲神飆刀剸不斷劍所不消滔滔江漢爲公怒濤飛飛黃鶴爲公夜號嗚呼哀哉公有元子別將鄉兵將信將疑之死之生豈其季明已殉杲卿或者傳變有子別成公有神祠　明詔所營爲公晉秩爲公易名詢公歸元彌軫

皇情公靈有知感涕沾纓嗚呼哀哉自古有死我聞在昔烈烈
我公終裹馬革公昔同官連輿共席公今明神幽顯永隔我酒
在筵我淚沾臆抒我悲懷嘉公魂魄嗚呼哀哉尚饗

東塾集卷六

羊城西湖街
富文齋刊印